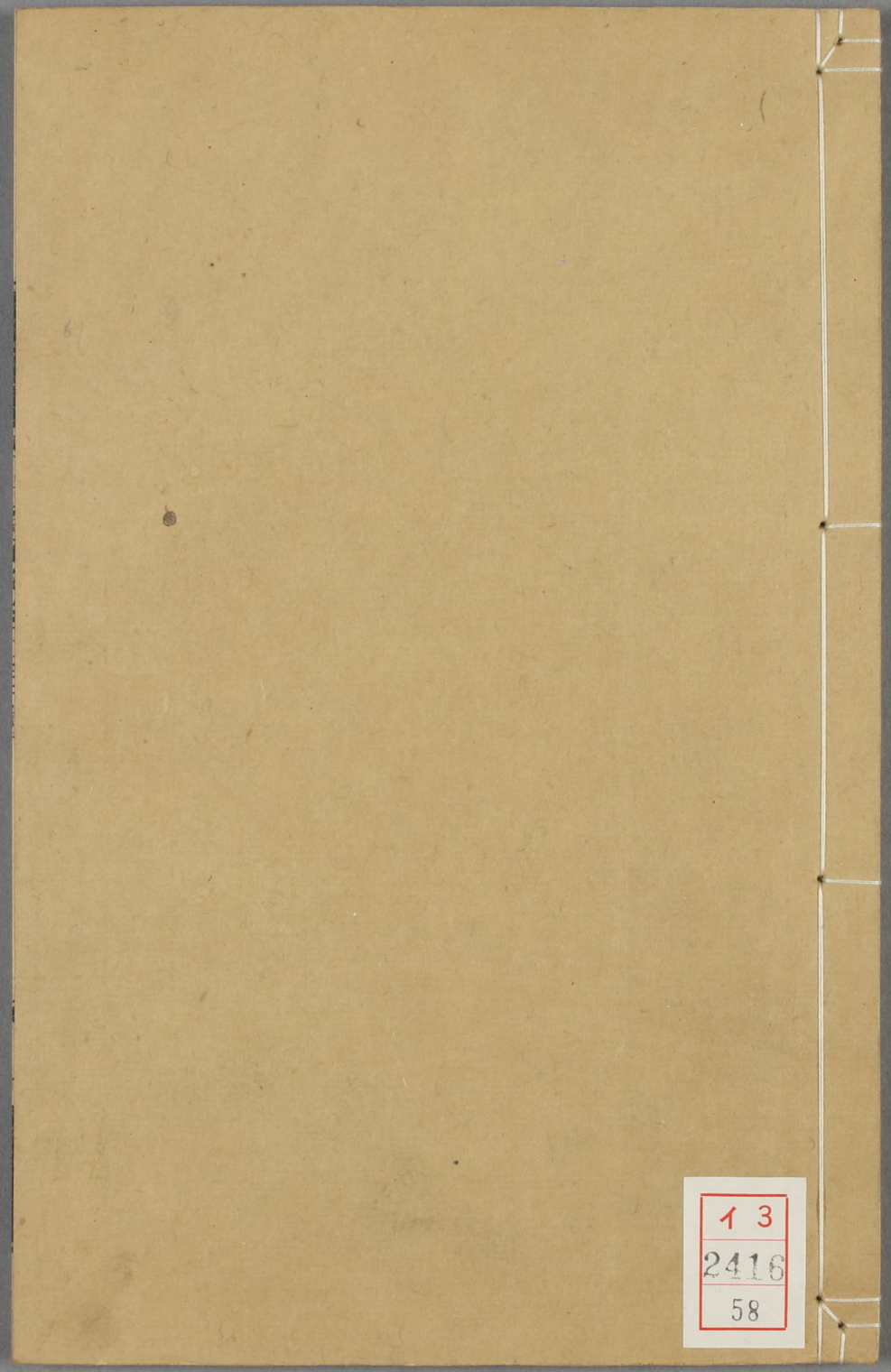

1 3
2416
58

14
2416
58

封爵部四 徙封 命婦并入 異域降附封 婦人封爵 遜讓封

徙封一

增南郡 西華 文獻通考曰彭城靖王恭永平九年賜爵亭侯十七年封為鉅鹿王建初三年封常山王建初四年徙為淮陽王以汝南之新安西華益淮陽國 平項籍 項籍徙信為楚王都下邳又曰琅邪營陵侯劉澤高帝元年徙為燕王 廢中山 制藩國 文獻通考曰沛獻王輔為中山王又曰建武十五年封右馮翊公十七年郭后廢為中山太后徙輔為中山王 陳思王傳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復減半十一年中三徙都常汲汲無歡 平高密

半澤文庫

〈2004-618〉

樂宗師 冊府元龜曰高宗總章元年成國公契苾何力徙封梁國公賞平高麗之功也續文獻通考曰遼耶律隆運本姓韓名德讓統和中賜姓名皇太后稱制總宿衛事從太后欒宋師有功封楚國公後進王齊又從太后南征

深入賊陣 幼養宮中 冊府元龜

致仕改封 年老更王 將軍陳縣公以年老致仕改封

（高國公下詳幼養宮中注）

徙封二

增 徙王菑川 文獻通考云與居齊悼惠王子文帝二年封濟北王三年謀反自殺上憫濟北封悼

為六國盡封悼惠王諸子以支都侯志為濟北王復徙王菑川

徙王江都 又云易王非景帝子以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討平之徙王江都治故吳國

衡山王不應吳楚 又云淮南厲王之子勃封衡山王吳楚反勃不應景帝嘉之徙封濟北王

徙王濟北 以書招勃不應景帝嘉之徙封濟北王又云共王康元帝子元光三年立為濟北王六年徙為山陽王八年徙王定陶

徙王山陽定陶 又云共王康元帝子元光三年立為濟北王六年徙為山陽王八年徙王定陶

原 春陵下濕減邑內徙 山海經氣上書求徙之南陽猶以春陵地勢下濕有武二年立續長子章為春陵王十一年徙為齊王更始降赤眉為謝祿侯奉更始祀後徙封成陽侯

邑內徙 元帝為太

增 徙為齊王 文獻通考云建武十三年徙封壽張侯

襄邑徙封成陽 更始長子劉求

樊宏封壽張 東觀漢記樊宏封長羅侯建武十三年封謝侯十五年徙封壽張侯

陰傳徙封期思 又曰陰傳封隱強侯七年以隱強

徙封

原 增

徙封父城新息 文獻通考云朱浮沛國蕭人以從光武定北邊建武二年封舞陽侯食三縣後徙封父城侯二十年徙封新息侯

遺詔徙爲陳王 又云陳敬王羨永平三年封廣平王七年徙爲西平王肅宗崩遺詔徙爲陳王食淮陽郡

徙封魯陽鄉侯 又云陵陽侯丁緜頴川定陵人王莽末世祖略地頴湯緜說其宰降後徙封陵陽建初四年徙封魯陽鄉侯

子楷嗣徙封 又云魏任城威王彰建安二十一年封鄢陵侯黃初二年改封任城王楷嗣徙封中牟五年改封任城國正始七年徙封濟南

范陽徙封宛侯 又云彭城王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二十二年徙封宛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章陵王又徙義陽

徙譙縣鄄城沛 又云沛穆王林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二十二年徙封譙黃初三年爲譙王五年改封二年徙封鄄城太和六年徙沛

陽弋陽 封壽春侯徙封汝陽 又云楚王彪建安二十五年徙封壽春侯徙封渤海徙太原 又云

晉太原成王輔子武帝受禪封渤海王復徙爲太原王 汝陰徙扶風 又云扶風武王駿宣帝子武帝踐阼進封汝陰王後徙封扶風

出繼徙封 又云東萊王蕤攸子出繼遼東王定國後

徙封吳王 冊府元龜云唐高祖武德二年和州賊帥杜伏威降授和州總管封楚王三年徙封吳王 杜伏威又云楚隱王瑋武帝第五子初封始平王後徙楚

例改遼西 續文獻通考云遼楊皙安次人擢進士乙科清寧初封趙國公咸雍初再徙齊晉又封補王太康中例改遼西郡王

徙封三

冊文唐岑文本冊越王泰改封魏王文曰昔在哲后受命君臨並建茂親以爲藩衛然則古之列國今之按部循名或異立政是同皆所以共治黎元俱獎王室克

隆鼎祚咸悉由之惟爾越王泰生而韶敏幼而好學樂善不倦才德日新地則維城禮優分器惟彼三魏實號五都非親勿居夾輔攸屬是用改封魏王傳之子孫長爲藩翰

異域降附封一

知歸乞號

文獻通考曰吐谷渾阿豺兼并氏羌地方數千里號強國昇西強山觀墊江源問于羣寮曰此水流更有何名由何郡國入何水也其長史曾和曰此水經伏池過晉壽出宕渠始漸墊江至巴郡入江渡廣陵會于海阿豺曰水尚知歸我獨無所歸乎乃遣使南通宋獻方物宋少帝封爲河公又曰于闐嘉祐八年遣使貢方物以其國王爲特進歸忠保順祐麟黑韓王于闐謂金翅鳥爲祐麟黑韓王可汗之訛使言其王乞此號云

獨悟先降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貞觀四年詔突利可汗阿史那什缽苾志懷英果識機能斷情深獨悟實唯先覺往在北蕃位地兼重早知慕義特布欵誠可封北平郡王

懷義奉化

冊府元龜曰唐高祖武德元年突厥冒婆可汗遣使內附帝厚加慰撫又曰竇建德僭號于自宇文化及所又曰高祖武德元年突厥易婆那可汗降封爲歸義王又曰竇建德僭號于自宇文化及所來降也

歸義成功

冊府元龜

懷義奉化

冊府元龜曰唐高祖武德元年突厥冒婆可汗遣使內附帝厚加慰撫又曰竇建德僭號于自宇文化及所來降也

歸義成功

冊府元龜

蹋姓李名忠信

又曰汗仁美雄臨朔野凌奉中朝一方之烽燧蔑聞萬里之梯航繼至宜封奉化可汗

罷射雕遣貢象

冊府元龜曰中宗景龍二年高麗吐谷等蕃降附制曰將軍馮義永罷射雕使者迎降果聞乘傳宜開土宇之封式咸疆場之制續文獻通考曰陳日照安南國王景定三年叛蒙古傳位于子光昺遣使貢象詔封光昺爲安南王

突厥內附

冊府元龜曰唐高祖武德元年突厥冒婆可汗遣使內附帝厚加慰撫

拜爲叶焉過拔闕可汗

續文獻通考曰李璮全之子歸蒙古汪惟大都督景定三年以京東來歸詔封爲齊

郡王復其父官爵　悔過入朝　改名稱賀　孔帖曰突厥默啜請和武后詔將軍閻知微冊可汗持節往默啜又遣使謝知微遇諸道即與緋袍銀帶田歸道諫曰即曰鹵背惠且積年今悔過入朝宜待天旨而知微擅賜使使朝廷何以加之宜勅初服須天子命后從焉　冊府元龜曰晉高祖天福六年制曰高麗王建守三韓之重地定百濟之強鄰遣猶子以朝改名臣而稱賀慕子正朔用舉徽章可封高麗王　來

始棄吐蕃　請復南詔　冊府元龜曰貞元中四年封王　又曰南詔異牟尋即東蠻鬼王驃旁等為和義順正閣羅鳳北臣吐蕃命為贊州臣于吐蕃絕朝貢者二十餘等郡王驃旁等自陷蔦州年及是劒南節度韋皐招誘之始棄吐蕃來朝特封郡至是乃去吐蕃所立帝號請復南詔舊名帝嘉之賜以金印銀簠其文曰貞元冊南詔印　請勒兵以赴　俱守節不從　冊府元龜曰贊普給以金印卒異牟尋嗣立贊普致書長孫無忌云上初即位請勒兵以赴之并獻金銀珠寶之前於是進封賓王　又曰開

若臣下有不臧之心者請置太宗靈座之

十五種

元六年遣使冊立烏長國王胥咄國王俱立國王三國在安西之西與大食鄰境大食煽誘為虐俱守節不從潛布款誠於朝廷帝深嘉之

異域降附封二

原春秋滕子之爵　漢興弓高之封　離狄內附嘉之稱爵　徐盧以匈奴降侯容城　成漢孝武功臣表曰湘成侯監居翁以南越桂林監聞

漢功臣表序云昔書稱蠻夷率服詩云徐方來同春秋列滕子之爵許其慕諸夏也　漢興至于孝文時乃有弓高襄城之封雖自外徠本功臣後　離狄內附嘉之稱爵應劭注漢功臣表序云滕子離狄內附春秋嘉之其爵列諸侯　徐盧以匈奴降侯容城漢孝景功臣表云容城侯徐盧以匈奴降侯百户　匈奴降漢侯之勸後漢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景帝欲侯之亞夫曰彼皆王降之不可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乃皆封侯　南越桂林監諭民降侯湘

王降侯七百户　諸盟會間

封爵部

得南粵王建德封海常侯漢書南粵傳云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爲海常侯

得南粵相呂嘉封臨蔡侯又云粵郎都稽得嘉爲臨蔡侯殺東粵王

餘善封東成侯又閩粵傳云粵故建成侯敖與縣王居股謀殺東粵王餘善封居股東成侯敖閩陵侯

斬西于王封下鄜侯又云故甌駱將左黃同斬西于王封爲下鄜侯

殺朝鮮王右渠封澅清侯又朝鮮傳云尼溪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封參爲澅清侯也

誅成已封涅陽侯漢時通焉太初元年拜李廣利爲貳師至宛宛人斬王母寡首獻馬漢軍

增立宛貴人昧蔡爲王文獻通考云大宛以父死頗有功爲涅陽侯

原匈奴先賢撣來

降封歸德侯漢宣帝神爵二年單于遣人入朝天子于甘泉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增稱臣而不名文獻通考云甘露三年單于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復高麗王號又云莽初發句麗兵伐匈奴其人不欲行迫遣之皆亡出爲寇盜莽令嚴尤誘高麗侯入塞斬之更高句麗王爲下句麗侯

寇邊愈甚光武建武八年遣使朝貢詔復其王號

拜伏受詔又云建武二十五年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藩稱臣求使者監護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等使南單于立其庭單于延使者使者曰當拜伏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拜伏稱臣

封於仇齎等爲王又云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肜擊破之斬獲殆盡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齎等率種人朝賀帝封於仇齎爲王

原

鮮卑輒比能降拜歸義侯魏志烏丸鮮卑傳云鮮卑軻比能將部衆來降拜歸義侯

增倭女王封王文獻通考云魏景初二年既平公孫氏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送詣都乃以金印紫綬封爲親魏倭王

皝嗣請受朝命又云慕容皝自稱鮮卑大單于奉晉室朝貢臣禮不闕至皝嗣自稱燕王遣使于東晉請受朝命許之

呵囉單

婆皇婆達並加除授　又云宋元嘉二十六年文帝詔曰呵羅單婆皇婆達二國頻越遐海納貢遠誠宜甄可並加除授

天竺使貢獻　又云文帝元嘉五年天竺伽毗黎國王月愛遣使奉表獻金剛指環摩勒金環寶物赤白鸚鵡各一武帝太始二年又遣使貢獻以其使為建威將軍

梅安朝京師　又云魏道武泰常八年蠻王梅安率渠帥朝京師求留質子以表忠款詔拜官爵慰遣之

金眞平拜樂浪郡公　又云新羅本辰韓種也土地物產略與華同至隋時遣使來貢其王金眞平文帝拜為樂浪郡公　冊府元龜云唐

謝龍羽封夜郎郡公　冊府元龜云宋大明中龍羽遣使朝貢封夜郎郡公

拜夷南為毗伽可汗　又云太宗貞觀三年薛延陀可汗一利咄夷南遣使朝貢詔游擊將軍喬師望齎冊書拜夷南為毗伽可汗

授扶餘璋嫡子義慈為百濟王　冊府元龜十五年詔曰百濟王扶餘璋殘山航海遠稟正朔奄致斃隕追憶愍悼令其嫡子義慈嗣位

以男子為王　文獻通考云東女亦曰蘇伐剌拏有八十城以女為名其王皦辭使大臣來請官號武后冊拜將軍天授開元間王及子再來朝詔與宰相宴夫為歸昌王後乃以男子為王

冊素迦為羯師國　冊府元龜云貞觀元年冊為羯師國王

賜姓更名　又云景德九年吐蕃以李遵為保順郡王

李用厥鐸恩例　又云景德三年龍挺殺龍鉞自立欲修貢宗景德三年龍挺遣弟明旻等入貢詔授龍挺交趾郡王又云宋真宗乃遣節度遵甚有威名性貪忍其下怨而懼之屢表求贊普號朝廷以為贊普戎王也遵居撫鐸下不應妄授乃用厥鐸恩例焉

以龍鉢

爲安遠大將軍又云咸平元年龍鉢來朝龍鉢四世受命爲酋雖貢方物未嘗自行今始至獻馬二千餘匹詔以龍鉢爲安遠大將軍

封其王與占城等又云眞臘國在林邑西南宋宣和二年遣使來朝廷封其王與占城等國王初姓歡斯名渴剌剌兜後嗣分爲三曰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明洪武初三王遣使朝貢行人楊載使日本王遣使歸道琉球遂招之王願內附請封爵詔賜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承察各鍍金銀印

賜中山山南王印績文獻通考云琉球

賜卜煙帖

木兒稱安定王又云明洪武二十六年帖里四部賜卜煙帖木兒銀印稱安定王

封高麗國王又云洪武二十六年高麗國王顓上表賀即位遣符寶郎偰斯賜金印封爲高麗國王

封蘇門答剌國王又云渤泥在西南大海中明洪武遣監察御史張敬之往諭來朝貢永樂乙酉封其國王麻那惹加那乃爲王又云蘇門答剌與花面國相接國王遣其臣阿里來

異域降附封三

增詩唐崔湜送梁卿王郎中賜東蕃弔冊詩曰梁侯上卿秀王子中臺傑贈冊綏九夷旌旆下雙闕西堂禮樂送南陌軒車別征路入海雲行舟泝江月茲邦久欽化歷載歸朝謁皇心諒所嘉寄爾宜風烈　劉禹錫送源中丞充新羅冊立使詩曰相門才子稱華簪持節東行奉德音身帶霜威辭鳳闕口傳天語到雞林煙開鼇背千尋碧日浴鯨波萬頃金想見扶桑受恩後一時西拜盡傾心　賈島送于中丞賜回紇冊立詩曰君立天驕

發使車冊文字字著金書漸過青塚鄉山盡欲達皇情
譯語初

增詔明王褘封占城國王詔曰咨爾占城國王素處海邦奠居南服自乃祖父世篤忠貞嚮慕中朝恪守臣節今朕肇承大統撫馭萬方欲率土之咸寧嘗馳書而往報而爾能畏天命知尊中國即遣使稱臣來貢方物思法前人之訓以安一境之民眷爾忠誠良可嘉尚於戲以內治外朕乃一視同仁以小事大爾尚慎終如始永為藩輔益勉令名 又封高麗國王詔曰朕肇膺正統誕撫多方乃眷高麗襲朝鮮之遺壤克尊中夏逾渤海而稱臣蓋由夙慕於華風用是恪脩於臣職況爾三韓之累世皆慎始終屬茲四海之一家何殊內外爰稽舊

制載錫眞封

增制唐李嶠封烏薄利歸義縣開國子制曰烏薄利家近圓城任隆方岳惠洽藩部功宣朝廷扶津搆虐壍穴生氛能拒袄凶固守臣節踰馬韓而獻冊汎鯨海而申虔書勞有典方隆將帥之班舉善不遺宜拓公侯之宇

元程鉅夫安南國王陳益稷加恩制曰陳益稷慕帝王之有眞見幾而作懼祖宗之不祀自拔而來始者周王之赫怒伐罪弔民終焉舜帝之誕敷班師振旅彼迷

不復爾守彌堅拯溺救焚從王師凡一再舉適館授餐留湖右幾三十年身歷事於四朝志不渝於初節肆朕即祚亟其來庭於戲內寧外撫朕不忘銅柱之南近說遠來爾益拱辰星之北對揚休命永堅一心　明蘇伯衡封靖西王制曰朕惟實融保五郡而事漢式彰推戴之忱李勣舉十州以歸唐益著忠貞之節具位某襲在北朝屬爲近戚任維城之重寄乃胙土於遐陬茲朕誕開鴻業之初惟爾灼知曆數之在審於去就率先遣使而來庭籍其土疆不待興師而久境知同馬援之識眞主義等箕子之歸成周是用頒新命以示恩仍舊封而

授任

婦人封一　命婦并入

增 杜氏通典曰凡三代之制諸侯之婦曰夫人（夫之言扶）大夫曰孺人（孺之言屬）士曰婦人（婦之言服）庶人曰妻（妻之言齊）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妾於天子也無后與嬪去上中）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天子謂畿內諸侯之夫人助祭若時見）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謂饗來朝諸侯之時）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若云未成人也）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異邦人稱之）自世婦以下者自稱曰婢子（婢之言卑也於其君稱此以接見敵體故嫌其當）凡婦人無爵從夫命之爵坐以夫之齒（爵謂夫命爲大夫則妻爲命婦）至秦

漢婦人始有封君之號元壽七年始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徵補（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乃尊稱太夫人子不得列侯則不得稱之）其餘多闕　孫盛晉陽秋論曰婦人之封六國亂政　蔡邕獨斷曰漢異姓婦人以恩澤封者曰君比長公主　魏氏春秋曰黃初三年帝欲侯太后父母陳羣奏曰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婦人從夫爵耳　杜氏通典曰唐外命婦之制（皇帝妃嬪及太子良娣以下爲內命婦公主及王妃以下爲外命婦今內命婦其職員令中其制大約皆出於漢魏不復重敘）諸王母妻及妃（嗣王郡王母妻亦同）文武官一品及國公（其非始封者帶三品以上亦同）母妻爲國夫人三品以上母妻爲郡夫人四品妻爲郡君（若勳官二品有封者亦同四品）五品母妻爲縣君（若勳官三品有封者亦同五品）散官同職事若勳官四品有封母妻爲鄉君（縣君鄉君准此）其母邑號皆加太各視夫子之品（若夫子兩有官及爵或一人有官及爵者皆從高蔭）其不因夫子別加邑號者夫人云某品夫人郡君云某品郡君（縣君鄉君准此）諸庶子有五品以上官封者若嫡母在所生之母不得爲太妃以下（無者聽之其承重者不合）中宗時韋皇后表請諸婦人不因夫子而加邑號許同見任職事聽子孫用蔭門施祭戟制從之儀（太后時平州刺史鄭保英妻爰氏率城內女子助守賊遂退封爲成節夫人契丹寇平州刺史鄭保英妻爰氏率城內女子助守賊遂又咸亨元年贈武太后母爲魯國夫人又忠烈闕元八年五月勅准令王妻爲妃文武官及國

公妻爲夫人母加太字一人有官及爵者聽從高敍但
王者名器殊恩或頒異姓妻合從夫受秩令甲更無別
條率循舊章須依往例自今已後郡嗣及異姓王母妻
並宜准令爲妃貞元六年太常卿崔縱奏諸國王母未
有封號請遵故典爲某國太妃吏部郎中柳冕等狀稱
歷代故事及六典無公主母稱號伏請降於王母一等
命爲太儀各以公主本封加太儀之上從之 宋史曰
建隆三年詔定文武羣臣母妻封號太皇太后皇太后
皇后曾祖母祖母母封國太夫人諸妃曾祖母祖母母
封郡太夫人婕妤祖母母封郡太君貴人母封縣太君

宰相使相三師三公王侍中中書令曾祖母祖母母封
國太夫人妻國夫人樞密使副知院同知參知政事宣
徽節度曾祖母祖母母封郡太夫人妻郡夫人簽書樞
密院事曾祖母祖母母封郡太君妻郡君東宮三太文
武二品嗣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母郡太夫人妻郡夫
人其下縣太君縣君孺人各有差 潛確類書曰宋政
和年詔命婦列郡縣以稱君蓋非婦道且等級無別於
是定制執政以上封夫人尚書以上封淑人侍郎以上
封碩人大中大夫以上封令人中散大夫以上封恭人
朝奉大夫以上封宜人朝奉郎以上封安人通直郎以

上封孺人　續文獻通考曰元一品封國夫人二品封郡國夫人三品封郡侯夫人四品封郡君五品封縣君六品封恭人七品封宜人　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一品封贈夫人二品封贈夫人三品封贈淑人四品封贈恭人五品封贈宜人六品封贈安人七品封贈孺人　凡功臣推封制封某國公者即封某國夫人封某侯者即封某侯夫人伯子男同又制封贈公侯伯子男者其公侯夫人各從其爵伯子男夫人止封夫人不得用爵　凡命婦因子孫官爵封母并祖母者並加太字追封則否

婦人封二　命婦并入

原　左傳曰晉敗齊師陳于鞌齊侯遂自徐關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鋭司徒免乎曰免矣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封之石窌　陳留風俗傳曰延丘者衞地也故燕之延鄉高祖與項氏戰厄於延鄉有翟母者免其難故以延鄉為封丘縣以封翟母焉　史記曰漢有平原君即景帝王皇后之母也　後漢書曰崔駰曾祖母師氏能通孝經百家之言王莽賜號儀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室之世　又曰

鄧后臨朝爵其太夫人爲新野君萬户供湯沐邑甕贈以長公主赤綬謚曰敬君　又曰梁冀妻孫壽封爲襄城君兼食陽翟租稅又入五千萬加賜紫綬比長公主

又曰和帝夫人陰氏甕追號開封君賜紫綬　又曰靈帝封乳母宋娥爲山陽君五千户左雄奏曰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王聖爲野王君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天下所欣快初封野王漢陽地動今封山陽君京師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急　又曰董卓爲相國封其母爲池陽君置令丞

晉書曰羊祜卒二歲而吳平武帝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策告祜廟仍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夏侯氏爲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户　又曰太始六年詔太傅壽光公鄭沖太保華陵公何曾皆假夫人世子印綬食本秩三分之一皆如郡公侯比　又曰王導妻卒贈金章紫綬　又曰虞潭母亦拜爲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　又曰韋逞母宋氏其父授以周官音義逞仕苻堅爲太常乃就宋家立講堂置生員一百二十人隔絳紗幔受業號宋爲宣文君　宋書曰鄱陽縣侯孟懷玉上母檀氏拜國太夫人有司奏許御史中丞袁豹以爲婦人從夫之爵懷

玉父綽見任大司農其妻不宜從子　隋書曰高涼女子冼氏世爲南越首領有功詔冊爲高涼郡太夫人齎繡幰油絡駟馬安車旌節鹵簿一如刺史之儀後冊爲譙國太夫人仍開譙國置長史以下官屬

增冊府元龜曰高宗乾封元年有事於泰山老人年八十以上者婦人版授郡縣君　唐書曰肅宗乾元初詔百官元日冬至於光順門賀皇后于休烈爲太常奏周禮有命夫朝人君命婦朝女君自顯慶以來則天后甫行此禮而命婦與百官雜處在禮不經帝罷之　宋史曰蘇易簡母薛氏入禁中太宗賜以冠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上曰眞孟母也　又曰禮部尚書任中正母入謁禁中與陳彭年王曾張知白妻同見眞宗命中正母爲班首且賜坐

又曰天禧三年詔中書舍人給事中諫議大夫母封郡太君而學士不預時盛度爲兵部郎中請追封其母自是學士官未至諫議者皆得封母　又曰張貴妃受冊禮官議命婦入賀儀未決或曰妃爲脩媛時命婦已不能亢禮況今日乎既下有司議惟有外一品南省上事百官班見之儀然禮無不答議乃定

婦人封三

原開封新野東觀漢記順帝紀云大將軍夫人躬口率禮淑懷其身超號爲開封君即大將軍梁冀妻也下新野詳在第二條爲命婦皆從夫禮曰婦人無爵從夫之爵位生禮死事皆從夫之尊卑凡婦人無恩自

宸極榮及閨門

增攜首截耳唐書曰魏衡妻王氏武德初薛仁杲舊將趨梁州飲酒醉臥封爲崇義夫人又曰衡方厚太和中任邕州都督府行詣闕截耳于右銀臺門告夫被殺之方厚妻程氏徒冤開成元年降勅封武昌縣君

守城教字唐書李謹行大破高麗謹行妻劉氏留在代奴城高麗攻之劉氏率衆守城賊乃退上嘉其功特封燕郡夫人續文獻通考曰余天錫有援立理宗功封奉化郡公其母朱氏嘗爲理宗沐浴教字封周楚國夫人

蒼女卓孫章帝諸之萬典諸王女皆封鄉主太平御覽曰董卓孫女名白時尚未笄封爲渭陽君于鄠城起壇使白乘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史二千石在壇上婦人版授鄉君又曰周太祖廣乃獨封蒼五女爲縣公主

至元大德

續文獻通考曰開元二十七年加尊號詔天下百歲已上婦人版授郡君九十已上婦人版授縣君八十已上婦人又曰周太祖廣順元年即位改元詔內外命婦並與追封因夫子敘封者不得過五品

以功有勞

冊府元龜曰代宗寶應元年封朔方節度僕固懷恩妻賀魯氏爲涼國夫人以功寵之也又韓昌黎集曰貞元十五年靈州節度李樂守邊有勞詔曰樂妻何氏可封燕國夫人

顯陽安國

魏志曰后父封陽鄉侯隆女也初爲琅邪王妃后父靖皇后王氏同徙左長史濛之女也濛晉哀帝即位拜皇后追贈父濛顯陽君太平御覽曰魏志曰卜隆以女安縣侯母爰氏爲安國鄉君

平陽長樂

太和三

年詔曰漢文追崇靈文之號武宣有平原博平之封宜追封故穡將軍景侯夫人羊氏爲平陽君也太平御覽曰穆章皇后何氏乃何準之女追贈父準晉興侯母孔氏長樂鄉君

廣德徇忠太平

御覽曰成帝皇后杜氏陵陽京兆人也母裴氏爲廣德君唐書曰古元應妻高氏固守飛狐縣城卒免爲突厥所陷下詔曰丈夫固守猶不能堅婦人懷忠不憚流矢可封爲徇忠縣君

載姊賜邑

迎母還宮漢書曰王太后微時爲金王孫婦生一女在民間蓋諱之也武帝立韓嫣白之帝乃車駕自往迎之家人驚恐女匿牀下扶持出拜帝下車泣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載至宮與俱謁太后賜湯沐邑號脩成君

請入保養濵于危亡

太平御覽曰蕭祖太妃初以微入宮生蕭祖中宗以母賤命虞妃母之蕭祖而出嫁荀爲馬氏妻太寧元年蕭祖迎母還宮養之稱建安君唐書曰獨孤武都子師仁年始三歲不殺都謀叛王世充歸國誅死武使禁長之乳母王氏號蘭英請髮鉗入保養時喪亂年饑人多餓死蘭英乞丐以食師仁後乃竊師仁以歸京師高祖詔封永壽鄉君

詳截耳注

明雌侯

魏春秋云許負河內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爲明雌侯

鄧侯

漢書王子侯表曰藟侯時居須爲林光侯

林光侯

漢書如淳注云頃王后封陰安侯

陰安侯

漢書文帝紀云文帝入代邸羣臣上言謹請陰安侯頃王后按蘇林注云鴻祖伯兄妻姜嬀頌侯之傳云武帝封王夫人亦爲鄧侯

平原君

漢書外戚傳云武帝封王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太后母臧兒嫁爲槐里王仲生男曰王信女曰王娡娡入宮爲武帝后生男曰彘即位爲孝景皇帝娡爲皇太后仲死槐里因家焉

脩成君

史記外戚世家云武帝封王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太后母臧兒嫁爲槐里王仲生男曰王信女曰王娡娡入宮爲武帝后生男曰彘即位爲孝景皇帝娡爲皇太后仲死槐里因家焉

博平君

漢書外戚傳云宣帝制詔御史世家云武帝封王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太后母臧兒嫁爲槐里王仲生男曰王信女曰王娡娡入宮爲武帝后生男曰彘即位爲孝景皇帝娡爲皇太后仲死槐里因家焉

功顯君

又王莽傳云封母爲功顯君

舞陽君

後漢書云明德馬后母賢封舞陽君

野王君

魏志云明悼毛后母夏氏爲野王君

萬歲鄉君

黃初中以后父沒封后母爲廣陽鄉君

廣陽鄉君

詳第二條又云甄儼孫女爲齊王皇后后父巳

安樂鄉君

晉中興書成帝

贈后母裴氏爲安樂鄉君

增安陽縣君　太平御覽云穆皇后庾氏左將軍琛第三女贈琛車騎將軍母丘氏封安陽縣君又云康獻皇后褚氏太傅褚裒之女封母謝氏爲潯陽縣君

增潯陽縣君　太平御覽云唐王君奐妻自以有戰功封武成郡夫人

增武成郡夫人　孔帖云唐王君奐妻奚氏萬歲通天中契丹寇平州保黃時任刺史城孤欲陷奚氏率家僮及女丁相助固守賊退封爲誠節夫人

增誠節夫人　宗景龍二年皇后言衣箱中裙上有五色雲起帝令畫工圖其狀以示百僚內外五品已上官母妻各加邑號一等無妻者聽授女天下婦人八十以上版授鄉縣郡等君

增裙上雲起內外官母妻加邑號　唐書云中

巡妻申國夫人　封黎酋王二娘爲宜人　石湖范氏桂海虞衡志曰有王二娘者黎之酋朝廷封宜人凡瓊有號令必下王宜人二娘死女能繼之

婦人封五

增詩　唐白居易妻初授邑號告身詩曰弘農舊縣授新封鈿軸泥金誥一通我轉官階常自愧君加封號有何功花箋印了排窠濕錦標裝來耀手紅倚得身名便慵惰日高猶睡綠窗中

增制　唐蘇頲封姚崇妻鄭國夫人制曰滎河地緒簪組家聲輝相門以才淑冠邦族而婉嬪蘭儀蕙問式備言容習禮聞詩載兼圖史金彝作輔爰開十宇之封石窌承榮宜表珩璜之盛　白居易封太和長公主制曰公主之封號也或以嘉名立愛展親茲惟舊典第四妹端明成性和順稟教靜無違理故組紺有常訓

動必中節故環珮有常聲歲茂穠華日新淑問乃眷肅雍之德俾開湯沐之封　李磎許州節度使王蘊母趙氏進封楚國太夫人制曰王蘊方榮色養既孝而忠委以節旄遂稱名將賈勇而力過投石臨陣而義不聞金得非其母趙氏善訓耶豈特築朱序之城寧陳嬰之族而已宜加大國之封以助南陔之慶　崔嘏封石雄妻索氏涼國夫人制曰西川貴族南國華容代有功勳門多閥閱早以懿德媲于元臣既推內輔之才頗蘊中閨之德是宜疏封表貴開國旌賢蘭儀永配於金夫蔥問更光於石窌勉思健婦以佐良人　元稹封李憩妻韋氏魏國公夫人制曰李憩妻韋氏德宗皇帝之外孫也笄年事憩克有令儀夫蔭雖高猶執婦道持其門戶使憩有姻族之和奉其蘋蘩使憩有烝嘗之潔憩當分閫之際終無內顧之憂今憩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六遷軍鎮名列上台而韋氏猶限彝章未嘗開國甚不稱也因憩大名之邦式建小君之號　錢珝浙西節度使錢鏐燕國夫人吳氏進封晉國夫人制曰齊之辟司徒武力之臣也其妻有禮尚獲錫地於君今師長萬夫提封千里內資淑媛助我勳侯國進大君是惟舊典具官錢鏐妻吳氏肅雍之美箴戒不忘聞雞鳴而致敬事姑諷鵲

巢而思齊有德輔成功烈諒屬柔明爰舉寵章載加常等　宋蘇軾司馬光曾祖母薛氏溫國太夫人制曰朕自通籍之臣皆有以寵綏其父母而自祖以上非子丞弼之家莫獲褒顯君子之孝至於尊祖以及其妣用邦君之禮以隆其家可謂至矣某氏靜專有守柔嘉維則經之以孝慈緯之以恭儉使清白之訓不墜於子孫而隱德之報可質於天地我有異數詔於密勿翟茀副笄尚服享之

增　冊文　唐薛廷珪冊益昌公主文曰咨爾第七女蘭芷芳猷肅雍懿範坤順之性體於自然天倪之姿稟於陰

教不明爾德孰慰我心爰稽舊章俾率彝訓乃疏湯邑仍錫粉田所以示鳴鳩均養之仁樂蟲斯宜爾之慶夙興夜寐無忘女史之箴下氣怡聲勉習家人之禮

原　表　魏曹植謝妻改封表曰璽書令以東阿王妃爲陳王妃幷下印綬因故上前所假印以其拜授書以即日到臣輒奉詔拜其才質底下謬同受私遇寵素餐臣爲其首陛下體乾坤育物之德東海含容之大乃復隨例顯封大國光揚章灼非臣負薪之才所宜克當非臣穢釁所宜蒙獲夙夜憂歎念報罔極洪施遂隆既榮枝幹猥復正臣妃爲陳妃熠耀宣朗非妾婦蠢愚所當蒙被

葵藿草物猶感恩養況臣含氣銜佩弘惠沒而後已誠非翰墨屢辭所能報答　梁沈約謝母封建昌國太夫人表曰伏見詔書以臣母封爲建昌國太夫人慶溢蓬門榮流素族恭荷屏營罔識攸寘臣稟訓私閨志塗靡立勉以爲義誠有由然輸力致身曾無萬一天慈罔已至德彌光採其私志降此洪澤榮親之至始自微臣率斯道也方流萬物草卉輕命固莫云酬　又爲長城公主謝表曰奉冊書封妾爲長城縣公主徽命降臨慙腆罔寘妾膺靈稟氣育景璇閨弱志易淪柔德難樹雖復式脩姆保莫敢或遑而肅雍不著穠華蓋闕不悟宸暉曲漸彝章夙賁藉此恩加遽延典策湯沐光啓珩緺昭被　王僧孺爲南平王妃拜改封表曰拜妾爲南平王妃奉命震慙有灼丹寸妾瞻絲望幌且或多慙鏡史觀圖是焉知愧以茲眇薄有儷蕃儀紐不聞饘酏蓋闕不悟元造曲被徽渥愈臻改服遞名事華品貴恩深外邸榮照下庭豈斯輜弱所能勝荷　唐常袞謝妻封弘農郡夫人表曰古者卿大夫之妻咸曰命婦亦曰內子但有稱謂皆無封邑其後雖有石窌延鄉之賜亦無貴建昌高密啓邑以睦親猶止於郡縣君而已近代著

令國朝相襲階至三品妻封夫人禮秩兼盛等威稍逾
臣以凡賤謬承委遇又蒙曲私霑及主饋特封嘉號載
錫寵章中壺慶其秩高外姻賀其禮盛儀參貴列寵極
私門自顧何功叨榮至此　王仲周代杜司徒謝妻封
邑表曰臣小男母李氏本非主饋若貴云因子臣男尚
自賤微禮有從夫臣妻又早逝沒豈伊末品忽被殊私
此蓋陛下念臣齒髮漸衰賓祭無主俾立家而有裕遂
開國以疏封詩美鵲巢懼無德而自處禮榮翟茀恐負
乘以貽災　令狐楚謝贈亡妻晉國夫人表曰臣某帝
枝末屬天壤微生幸遇升平叨居要劇生成之德無以
奉於君親封賞之榮豈望及於妻子今者一門之內二
日之中王澤浹於幽門天光蟠於高下受恩過厚忍愧
逾深且翦葉爲珪晉封所以稱其大織縑如雲班女由
是詠其妍既耀溢於親疎實感纏於存沒

【唐】奏宋謝莊爲尚書八座改封郡長公主奏曰臣聞爵
厚懿戚國之恒典景祚既新禮與時渥永興等七公主
可封郡長公主

【晉】狀唐元稹爲蕭相謝賜太夫人國號告身狀曰臣家
傳儒素母實劬勞每織履以資臣宦遊嘗斷織以勉臣
師學念臣庸昧本望非高所希捧檄之榮敢萌開國之

慶陛下恩加望外簡自宸衷石帘封疆已光於萬葉藻
珠文字重降於九重朝野謂之殊私宗族以之榮寵誓
將齋戒洗心永奉眞人之誥緘縢在笥深藏大帝之符
寶過金籙瑞同鵲印

碑唐蘇頲高安長公主神道碑曰公承姊月之華分
女星之耀有循其禮無擇於言於是曳紅綬賜青珪香
滿玉鑪綵搖金縷允所謂帝乙歸妹以祉元吉魯侯主
婚是稱同姓始稱宣城公主下嫁乎王氏　楊綰汾陽
王妻霍國夫人王氏神道碑制曰汾陽郡王妻太原郡
君王氏婉娩淑德齊莊令容稟訓姆師友于琴瑟作實

君子宜爾室家克著艱難之勳實由輔佐之力

傳周庾信周大將軍丘乃敦崇傳曰夫人宇文氏周
文皇帝之第三妹也德高隆慮義重河陽魏受其終周
新其命式墓封墳追旌盛德乃贈夫人安德郡長公主
遊魂窅結非無廣漢之城久客思歸唯有東平之樹

論宋朱子論夫妻封號曰婦人封號有夫爲秦國公
而妻爲魏國夫人者亦有封兩國者秦檜封兩國范伯
達笑之曰一妻而爲兩國夫人是何義理故蔡京皆改
隨其夫號如夫封建安郡則妻亦封建安郡夫人夫封
秦國則妻亦封秦國夫人侯伯子男皆然如淑人碩人

宜人孺人之類亦京所定各隨其夫官帶之後人謂淑人碩人非婦人所宜稱看來稱碩人亦無妨惟淑人則非所宜爾但有一節未善有夫方封某郡伯而妻已先封某國夫人者此則與京所改者相值齟齬不可行蓋其封贈格法如此當初合并格法也與整頓過則無病矣遂使人得以咎之謂其法自相違戾如此是亦京不子細乘勢粗改後人以其出於京也遂不問是非一切反之

爵封一

增漢書曰漢二年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一級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外郎滿六歲二級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宦官尚食比郎中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太子御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二級　又曰元年賜民爵戶一級　又曰六年令民得買爵　又曰孝文皇帝即天子位詔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師古曰賜爵者一家之長得之　又曰孝景皇帝元年賜民爵一級　又曰孝武皇帝建元元年賜民爵一級孝者二級　又曰孝武皇帝本始元年賜天下人爵各一級　又曰孝元皇帝初元二年行幸甘泉郊

泰時賜雲陽民爵一級　又曰孝成皇帝建始三年賜孝弟力田爵二級　又曰孝哀皇帝即位賜吏民爵又曰孝平皇帝元始元年賜天下民爵一級　文獻通考曰東漢明帝即位賜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　又曰永平三年賜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三級　又曰章帝建初三年賜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三級　又曰四年立皇太子賜爵同　又曰和帝永光八年賜爵同　又曰元興元年立皇太子賜爵同　又曰安帝永初二年帝加元服賜爵二級　又曰順帝永建元年賜爵人三級　又曰桓帝建和元年賜爵同　又曰獻帝建安元年賜爵人二級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以武德九年即位於東宮文武官五品以上先無爵者賜爵一級　玉海曰高宗乾封元年以封禪改元中宗神龍元年祀明堂元宗天寶八載謁太清宮德宗大曆十四年即位皆賜民古爵　冊府元龜曰高宗總章元年詔太原元從西府舊僚第一等功臣其家子孫三品以上加爵三等第二等功臣子孫三品以上加爵一等　又曰興元元年德宗在奉天行在宮受朝賀大赦改元制內外文武官三品以上賜爵一級　又曰穆宗以元和十五年即位詔興元奉天功臣及蔡鄆立功將士普恩之外更

賜勳爵　又曰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即位制將校已官者與加爵邑　又曰開寶以來采秦制賜民爵曰公士

玉海曰端拱元年賜高年百二十人爵爲公士開寶中澶密等州民年八十以上呂繼美等二十九人並賜公士　又曰咸平五年賜京城父老百十九歲祝道品爵公士　又曰祥符三年賜祥符等縣年八十以上者爵公士乾封民以天書降其地賜爵公士　又曰慶曆七年采秦制賜民爵曰公士

爵封二

原商君爲法徐野民注秦本紀云商君爲法於秦斬戰士一首者賜爵一級其欲爲官者五十石

其爵名一爲公士二上造三簪裊四不更五鄉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漢舊儀云公士爲國君列士也傅子云造成也古者成士升于司徒曰造士雖依此名皆步卒也漢舊儀云簪裊馬名駕車馬者其形如簪故曰簪裊漢舊儀云不更主一車四馬傅子云軍吏不復與凡吏卒同大夫乘兵車也傅子云以爲大夫者在車右也漢舊儀云官大夫領他車馬公大夫領行伍兵公乘與國君同車風俗通云乘者軍吏之高爵傅子云臨戰得乘公車故曰公乘漢舊儀云六官大夫賜爵五大夫以上乘六年德疑作得字爲官長率風俗通云大夫衣漆帶不爲正衛傅子云自左庶長至大庶長皆將軍也所得將庶人更率也故以庶更名焉大庶長將軍也商君爲秦備其品爲十左右庶長即左右偏裨將軍也因古義自一爵以上至五大夫五等皆大夫也凡九等依九命之義也然則大夫以下八級皆士也鄉大夫以上至大庶長九卿之義也然則大夫以下自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九品皆倣古此朝之制而異其名所以殊軍國者也

封爵部

漢武寵功　又食貨志云買官名曰武功爵注云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倚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千人七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矦此武

買爵免死　漢書惠帝紀元年冬民有罪得買爵應劭注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若今贖罪入三十匹縑矣　入粟受爵　書曰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又晁錯傳云錯上書曰貧民之賦可捐所謂捐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今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有餘以供上用則復一人耳文帝從錯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為差

遜讓封一

原　左氏傳曰會于戚封曹成公也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

君非吾節也遂逃奔宋　又曰吳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諸侯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姦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韓子曰楚莊王既勝晉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國之法祿臣再世收唯叔敖獨存九世而祀不絕　漢書曰韋賢衆子元成當為嗣心知非賢意即佯狂不應召下丞相御史案驗元成素有名聲疑其欲讓兄實不病遂奏劾之元成不得已乃受侯爵　東觀

漢記曰竇融數辭爵位又上疏曰臣有一子質性頑鈍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諸侯之國哉他日會見迎詔融曰公欲讓職還土今相見不宜論也　又曰桓榮卒子郁當襲爵讓于兄子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　又曰丁綝從上渡河及封功臣上令各言所樂謂綝曰諸將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綝曰昔孫叔敖勑其子受封必求磽确之地今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上從之封爲定陵新安鄉侯後徙封陵陽侯　又曰張純臨終謂家丞曰吾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爵子奮上詔奮嗣爵奮稱純遺旨固不

肯受帝以奮違詔收下獄奮惶怖乃襲封　又曰帝欲封樊興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上嘉興之讓不奪其志　又曰上欲封諸舅馬太后輒斷絕曰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封爵違逆慈母之拳拳吾素剛急有胷中氣不可不慎穢歲之後惟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知政　魏志曰田疇從太祖入盧龍塞太祖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答曰豈可賣盧龍寨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

獨不愧於心乎涕泣橫流惇具答太祖太祖喟然知不
可屈乃拜爲議郎　晉起居注曰故南城侯羊祜固辭
歷年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操益厲此亦夷齊所稱賢
也今聽復本封以彰厥美

遜讓封二

原請貶　就賤　白帖傅昌嗣封無湖侯上疏以國貧不
願之封　乞五十萬爲關內侯肅宗怒貶
關內侯亦不與錢　讓而就賤民猶犯貴

有勳不廢宜膺裂土之封　無

功受封實懼貪天之罪　增能讓　不請　孔帖曰韓侯與令狐渙任
機巧帝常欲以渙當國又悔曰渙作宰相或誤國朕當
先用卿侯爵曰陛下許渙可改許侯獨不可移乎帝曰
我未嘗面命卿亦何憚侯薦御史大夫趙崇帝知侯乃
崇門生也嘉其能讓　記纂淵海曰本朝舊制將相食

邑萬户則封國公王旦
過萬户而讓抑不請封
七千三百户自陳功薄而
又以功封臨沮侯歆當嗣爵以
母年老國遠　乞辭　上書辭讓

願後　魏志曰何夔字叔龍爲太
子少傅太僕文帝踐阼封
陽亭侯三百户病乞辭位
扶陽縣男挺曰臣非勳非舊而在藩邸故僚上願後臣
以勳立功者　尅蜀　誅駿　孔帖曰韋挺拜御史大夫
攄攄以尅蜀之功羣帥之
散騎常侍以與誅楊駿功
攀固讓所封户及絹之半
餘所受者分給中外宗親
賞介推　與免餘　史記曰晉文公
賞從亡者未及隱者介之
推推亦不言祿使人召之則
亡矣下　陳先志　以父行　明穆皇后父也爲丞
而上祿亂也　相軍吾祭酒卒官明帝以后父追贈左將軍妻丘氏追
封鄉君子亮陳先志不受　又曰穆帝即位徵拜何
皇

后父準散騎侍郎不起卒升平元年追封晉興縣侯子悛以父素行高潔表讓不受

請與母弟

上詳誅駿注孔帖曰毀志元貞觀十六年疾帝臨視泣顧曰當與卿子五品官元頓首謝請與母弟乃拜志感左衛郎將封汝陰王上書以非劉通考曰部鄉侯黃瓊桓帝時為太尉以師傅恩不阿梁氏封邑千户固辭許之

義士誠心

徐州刺史太祖令山東立義諸將能率家入關者並重賞裔領千户先至太祖欲封裔辭曰立義之士皆誠心內發豈裔能率之今以封裔便是賣義士以求榮曰薛善族兄崇禮為齊神武守河東太祖遣李弼圍之崇禮固守不下善同弟濟等斬關引弼軍入時預謀並賞五等爵善以背逆歸順臣子常情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遂與其弟固辭不受

王盜不肯拜

盜孝武定王皇后父也定后立盜遷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封建昌縣侯盜不肯拜又曰後周李棠初事魏歸欽太初拜棠衛將軍封廣宗縣公邑一千户棠固辭曰往者見拘逆倫不獲陪駕西巡今日之來免罪為幸何敢以此徼庸冒受天爵

此為親戚受賞

又曰建武二年封諸功臣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叩頭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竊見諸侯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此為親戚受賞國人討功也帝從之又表氏曰武帝用公孫弘起自疎遠未有爵邑于是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此始靈帝初陳蕃為太傅錄尚書事竇太后優詔封為高鄉侯蕃固辭不受自是宰相封侯之制遂廢

遜讓封三

晏子馮出居於鄭辭不受

史記宋世家云宋穆公和既立而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乃使子馮出居鄭晏子以都昌晏子辭不受曰富而不驕者晏子春秋景公封晏子騎者未嘗聞之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而不恨者

以善爲師也

增 非孝非公非仁 彙苑詳注云獨孤論吳季札曰季子三以吳國讓也春秋褒之愚竊謂其廢先君之命非孝附子臧之義非公執禮全節使國篡君弒非仁

原 魯連

辭謝者三 史記魯連傳云連既說秦軍爲却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謝使者三曰吾與富貴而屈于人寧貧賤而肆志也

叔敖謂子無受肥饒 淮南子云楚莊王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將死謂其子曰吾死王必封汝肥饒之地受沙石之間果封其子肥饒固辭

子在襁褓何敢受封 漢衛青傳傳云上封青三子固辭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今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勳勞上幸裂地封爲三侯非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勳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

增 朱鮪不受膠東王 文獻通考云更始二年既誅王莽遷都長安李崧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更始封朱鮪爲膠東王辭不受

原 遁亡七年 後漢書劉愷傳和帝詔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當襲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遁亡七年所守彌篤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辭爵乃徵愷爲郎

憲固辭封

丁鴻挂經而逃 後漢書丁鴻字孝公父綝封陵陽侯鴻與弟盛居鄰其幼少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致國于弟盛不報既葬乃挂經于冢廬留書訣疾而逃初鴻與鮑駿交乃佯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諫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知乎鴻乃感悟就國

起受侯印死有餘罪 漢書平當傳云上使使者召欲封當起受侯印還卧而死當病篤不應召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爲子孫即當曰吾居大位已有素餐之責矣有益罪今不起者所以爲子孫也

原 呂強都鄉辭讓懇惻 後漢書呂強傳云強爲都鄉侯常侍爲人清忠奉公盡帝乃聽之

鄧騭閻闕上疏書請減户邑 後漢書鄧騭傳云騭上書自陳時例封宫者以強爲都鄉侯常侍爲人清忠奉公盡帝乃聽之

延壽上疏讓封 漢書張延壽傳云延壽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租入騭傳永初元年騭以完策功增益三千户騭辭讓懇惻不敢當帝不聽騭傳永初元年騭以完策功增益三千户騭辭讓不獲遂避使者間闕詣闕上書自陳延壽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租入騭傳永初元年騭以完策功增益三千户騭辭讓不獲遂避使者間闕詣闕上書自陳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久堪

先人大國數上書減户邑致國子弟劉愷丁鴻見前歸功參佐魏志王基淮南初定轉基爲征東將軍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固讓歷年晉書羊祜傳祜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入葬祜喪既引帝于大司馬門南臨送祜甥齊王攸表祜妻不以侯敛之意帝乃詔曰祜固讓歷年云云詳第一條

增前後十餘讓晉書張華傳云論平吳之功封華郡公三千户華前後十餘讓詔固讓封邑太平御覽云惠帝永平元年詔曰中不聽

原馮恢讓弟晉馮中常侍董猛固讓封邑其封爲武安侯

襲恢乃仕爲祭酒翟嬰父終還鄉結草爲廬伴瘖不言淑得伯以恢不敦儒素雖有小善不足稱也耿國讓弟耿國字叔慮上疏以父況愛少子霸請讓詔許之

大夫讓爵于朝農夫讓畔于野

孫讓封 四

原表齊謝朓爲齊明帝讓封宣城公表曰如其懸旌灑滻刷馬伊穀灑酒望屬車之塵整笏侍升平之禮陛下訏謨元覽欽若宏圖鑒臣匪躬共申彝訓雖量能之請近遂微躬則弘長之風足軌來世梁簡文帝爲子大心讓當陽公表曰日蝕之餘無黃童之對荷戟入楚異子烏之辨遂復早建茅社夙開井賦爵列五等綏參四色又帝爲子大欵讓石城公表曰詭對鶴書俯羞鴈翼臣生處深宮未覿焦原之險不出户庭豈觀砥柱之峻臣聞坳堂汎水豈議大瀆之流覆簣爲峰終乖小魯之說又爲長子大器讓宣城王表曰襄野之辯尚對

軒君弘羊之計猶干漢主徒以結慶璿源乘蔭霄極一日千里因騏驥之馳高蔭百尺藉雲崖之遠熙祖流聰慧之稱方建臨淮之國元仲表岐嶷之姿乃啓平原之封南郡奧部春谷名區民化仲翔之俗山峻陵陽之嶺而綠車赤綬交映相輝金璽銀券照灼光彩　梁江淹

爲齊高帝讓進爵爲王表曰昔虞思勤夏不別殊物之錫晉叔臣周豈頒上公之典魯藩懿親裁蒙袞舄之榮梁國戚屬方忝旌旗之貴　任昉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曰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漸實奉話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至此已實不忍自錮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唯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徼榮於家恥晏安於國危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爲飾讓

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殞越爲
期弗敢聞命亦願曲留降鑒即垂順許乃君臣之道綽
有餘裕苟曰易照敢守難奪　沈約爲柳世隆讓封公
表曰臣聞懸旌玉塞貳師尚黜其功伐鼓炎州伏波猶
懼其賞徒以兼委之施或難固辭抽心之情必無雙奪
是故俛容青閣願還慈於裂壤竊步丹墀希收寵於開
賦昔竄命窮雉難迫勢孤沈板末難負户非切及顧溫
湻之館懼結尊慈之懷累葉喁喁舉門惴惴臣事逼君
親理非外獎實賴朝謨謹肅宰略遐震奔鯨外勦臣何
力焉幸得扶老攜幼重出幽堵還軸歸驂再踐鄉路豈
可資國眚以邀其功因衆功而饗其報遂使甘霜受電
之心有同於飾請皎日大河之志匪殊於貌謁　梁
李嶠爲張令讓麟臺監封國公表曰陛下錄臣謏才收
臣薄藝不行而至坐辭麋鹿之羣無翼而飛遂接鴛鴻
之侶久慙粉米之飾欲辭稻粱之惠今復更申殊奬追
敘微庸以臣子之恒情辱公卿之顯位等威齊乎四履
名器光於五臺是用仰辭渥恩俯誓肌骨伏冀南離迴
耀微察於傾心北斗垂芒稍矜於走魄特停謬遇曲賜
優容　張說讓封燕國公表曰陛下光撫宇內大寧天
域百度維新萬靈翹注建侯疏壤允答元功臣亦何人

首膺是命自古有傳道而爵說經而封蓋以訓蒙成聖資師通學臣之侍講有異前聞何者大明朝昇螢爝無助時雨夕濡浸灌焉施幸得依附光景游泳渥澤豈敢虛承啓發之恩謬荷就將之報　邵說代侯中庄謝封表曰臣聞論德而建封者聖王之事量功而受賞者忠臣之義封或謬建則王綱斯紊賞或虛受則臣體以乖陛下大聖繼統神武經邦道邁纂堯功高復禹頃幽燕肆逆汾澮阻兵朝義叛換於前懷恩旅扼於後陛下宸謨獨斷睿略潛行曾未三年克平二豎此蓋皇天保祐宗社降靈豈臣愚蒙敢叨封爵假使進能排難退克全軍爲臣之節固當若是以茲干賞實爲色羞　錢翊爲徐相公讓加食邑表曰臣作違天顏初達帝里雖南山渭水變王氣以潛新而荒草壞垣動秋風而尚慘連費何有編戶猶稀臣當此時莫知所措實賴祖宗垂祐睿哲申謀兼委近蕃旁分庶事遂致五輅鳴鑾六師被甲陳吉行之盛禮正法座於良辰誕告四方復興景運御日月而無違素志鄉丘園而已動歸心詎謂聖慈忽加大造尚責佐王之效重增開國之封祇承異數徒冒優恩

魏書魏武帝上書讓增封曰無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

福是用憂結比章歸闕天慈無已未即聽許臣雖不敏猶知讓不過三所以仍佈腹心至於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實下為臣身免於苟取　又上書讓封曰臣誅除暴逆克定二州四方來貢以為臣之功蕭相國以關中之勞一門受封鄧禹以河北之勤連城食邑考功効實非臣之勳臣祖父中常侍侯時但從輦扶翼左右既非首謀又不奮戟並受爵封暨臣三葉臣聞易豫卦曰利建侯行師有功乃當進立以為諸侯也又訟卦六三曰食舊德或從王事謂先祖有大德若從王事有功者子孫乃得食其祿也伏惟陛下垂乾坤之仁降雲雨之潤

遠錄先臣扶掖之節採臣在戎犬馬之用優策褒崇光曜顯重非臣陋頑所能克堪　又上書讓費亭侯曰臣伏讀前後策命既錄臣庸才微功乃復追述先臣幽讚顯揚見得思義屏營怖懼未知首領所當所授故古人忠臣或有連城而不辭或有一邑而違命所以然者欲必正其名也又禮制諸侯國土已絕子孫有功者當更受封不得增襲其有所增者謂國未絕也或有所襲者謂先祖功大也數未極無故斷絕故追紹之也臣自三省先臣雖有扶輦微勞不應受爵豈逮臣三葉若錄臣關東微功皆祖宗之靈佑陛下之聖德豈臣愚陋所能

克堪　又上書讓增封武平侯及費亭侯曰伏自三省資質頑素材志鄙下進無匡輔之功退乏拾遺之美雖有犬馬微勞非獨臣力皆由部曲將校之助陛下前追念先臣微功使臣續襲爵土祖考蒙光照之榮臣受不貲之分未有絲髮以自報效昔齊侯欲更晏嬰之宅嬰曰臣之先容焉臣不足以繼之辛違公命以成私志臣自顧省不克負荷食舊爲幸雖上德在弘下有因割臣三葉累寵皆統極位義在隕越豈敢飾辭

【增】判唐人對承襲稱狂判曰求仁得仁孔丘歎其無怨達節守節延陵慕其高風甲代襲衣裘家承茅土志無苟得爰作佯狂元成讓兄初疑人望丁鴻避弟終感友言良史以爲美談志士稱其重義　唐張疇對襲代封逃判曰先王有作班氏敘其家風遠代無違韋孟陳其祖德是知本枝可重宗葉難輕丁胄望素高勳庸夙著金柯玉葉冠蓋之望攸崇青社白茅諸侯之業斯大上林春至花萼均芳下澤秋歸鴻鴈齊列既而風枝不靜星琯屢移何邵承家泫然流涕桓元襲爵悲不自勝荀懷揖遜之風遂有逋逃之迹昔延陵去國令範猶存太伯辭周遺芳未泯必若情深讓弟義等脫身請封韋氏之次男無虧太伯之高爵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二

政術部一

君道擇官　臣術　官班　守官

君道一

增 說文曰君尊也從尹從口以發號　晉悼公曰臣之求君以出令也於文口尹爲君　白虎通曰帝王者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者也　春秋繁露曰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之稱天子　易緯曰天子者繼天治物改正一統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養人至尊之號也　韓詩外傳曰君者何羣也羣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　原 易曰大君有命開

國承家 增 又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 原 尚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增 又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又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又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原 禮記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 增 原 左傳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 漢書曰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 後漢書曰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四方 吳志曰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 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文子曰夫人君不出戶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故積力之所舉即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即無不成也 原 又曰君舟也庶人水也水能行舟亦能覆舟 又曰君者儀也儀正則君正君者盤也民者水也盤方則水方盤圓則水圓 鄧析書曰爲

君者常若冬至之陽夏至之陰萬物歸之莫之使也偃卧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　又曰爲君者滅形匿影羣下無私掩目塞耳萬民恐震循名責實案法立成是謂明主　增 莊子曰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　尸子曰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　原 又曰孔子謂子夏曰汝知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孔子曰商汝知之　又曰日在井中不能燭遠日在足下不能以視君之有國

猶天之有日居不高則不明視不尊則不遠　增 韓子曰明君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　原 呂氏春秋曰泉深則魚鼈歸之人君賢則豪傑赴之　又曰君者仁義以利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道之務除其災致其福故人之於上也若璽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以圓則圓若五種之地必應其類而蕃息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　又曰齊桓公染於管仲鮑叔晉文公染於舅犯郤偃荆楚王染於孫叔

敖沈尹蒸吳闔閭染於伍員父之儀越勾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　又曰先王用非其有如已之有通乎君道者也君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無能故能使衆能也無爲故能使衆爲也　增　鬼谷子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之正也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雖成必敗故人君亦有天樞生長收藏亦復不別干而逆之雖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綱也　睿子曰立天子爲天下也非立天下爲天子也立國君以爲國也非立國以爲君也　說苑曰聖人之於百姓其猶赤子乎餒者食之寒者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惟恐其不至於大也　原　潛夫論曰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大陰陽者以天爲本天心順則陰陽和天心逆則陰陽乖天以民爲心民安樂則天心順民心苦則天心逆　增　風俗通曰易稱天先春而後秋地先生而後凋日月先光而後幽是以王者則之亦先教而後刑

君道二

增　莊子曰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

行若晝夜之有經行雲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　韓子曰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暮年耕歷山之人皆讓畔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暮年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　史記曰伯禽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說苑曰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奈何師曠曰人

君清靜無爲務在於博愛開耳目以察萬方不溷溺於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卓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　韓子曰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授祿因公而與官人莫敢索君何憂焉　原　呂氏春秋曰鄭君問於被瞻曰閒先生之義不死君信有之乎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能聽道不能行則故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故被瞻之不死亡賢於死亡也　增　孔叢子曰定公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畏畏顯民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

致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省刑矣人君審此二者明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　原　新序曰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侈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侈則不能賞賢不忍則不能罰姦賢者不賞有罪者不罰不亡何待　增　山堂肆考曰唐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欲天下之人皆富貴省徭役薄賦斂令比屋之人恣其耕稼如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人少敬長妻敬夫如此則貴矣　談苑曰李侍讀仲容善飲眞宗命巨觥仲容曰告官家免巨觥上問何故天子爲官家對曰蔣濟萬機論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　山堂肆考曰元仁宗御嘉禧殿謂侍臣曰卿等以朕居位爲樂朕惟太祖創業艱難世祖混一疆宇兢業守成恒懼莫能當天心繩祖武使萬方百姓樂得其所

君道三

四術　三懼

尹子曰治天下有四術一曰忠愛二曰無私三曰用賢四曰度量　韓詩外傳　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三懼者明君之務也

金玉　絲綸

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尚書　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金　左傳曰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類林　湯曰藥石嘗於甲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甲　天中記曰畫策聖人見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濕制火

躓埳　履冰　問奇類林堯戒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埳太公金匱曰

舜居人上兢兢如履薄冰　如龍　牧馬　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

聽神其形而散其精者炎以異於牧馬哉去其莊子曰爲天下馬而已矣　三累　十思

鄧析書曰君有三累親所信一累也以名取士二累也書曰魏徵上書曰君人者誠能近故疏親三累也　唐書

見可用則思知足以自誡高危則思冲謙而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游則思三驅以爲度恐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塞則思虛心以黜惡思所加則思無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怒以濫刑然後簡能而任擇善而從可以盡豫游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

爲人從義　太平御覽荀悅漢紀曰有王主有治主動以從義不以爲人不以己是爲主動以從情是謂治主

執玉衡　讀金鏡　徐陵集曰握天鏡而授河圖執玉衡而運帝象

綯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省治未嘗不任忠賢上曰凡

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爲首　日月光　四時明　鬼神饗　春秋感精符曰君明聖則日月光明五星有度虧王命論曰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

爲　唐子曰君人者乘南面之位操殺生之柄威如秋霜恩如春養當使觀者不知江海之善爲君者法江海江海無爲以成其大故能長久爲

爲治三　制臣二　韓非子曰聖人之所以爲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又曰明王之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

作帝範　疏祖法　問奇類林曰唐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尚德勤身尚禮寬仁入法以進　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尚德勤身尚禮寬仁入法以進　山堂肆考曰宋哲宗嗣位呂大防上言三代以後惟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也因疏其事親事長治內待外戚

合天履中　應神受命　春秋運斗樞曰處羲氏女

媧神農是爲三皇皇者大也合天履中其施光明王世紀曰天子至尊之定名也應神受命爲天所子　帝

冬寒夏暑　規圓矩方　韓子曰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冬事焉黨以平王道遣私情以樹至公使規盡其圓矩盡其方

畏如雷霆　德爲冠冕　左傳曰良君將賞善而刑淫愛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　後漢書黄瓊傳曰唐堯以德化爲冠冕以

筋力　無不化無不和　與衆視與衆聽　孔叢子曰君問曰至善爲國其道何由荅曰由乎改善也上下勤德而和德無不化俗無不和　經濟類編曰天子不出襜幄而知天下者以有賢左右也故獨視不獨聽不如與衆聽之聰也　法令不可數變　憲章不欲數赦　問奇類林曰唐太宗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紀　又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

濟海家語　管子

君道四

原　能爲上者若緣木　善用才者如

增　五帝水火金木土　家語云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何謂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取法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是以太昊以木德王色尚青炎帝以火德王色尚赤黄帝以土德王色尚黄少昊以金德王色尚白顓頊以水德王色尚黑

增　其量百世十世　問奇類林云丹書之言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不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

原　萬物之機　書

增　天下惟有道者宜協地理　家語云師尚父曰天下者非一家處之有也惟有道者宜處而久之

增　導利而布之上下　周語云芮良夫諫厲王曰王人者將導利

原　仰順天道俯

而布之下者也

左氏 蓋之如天容之如地

原 以民爲體緇衣 君天也左氏 君以出令

君穀梁云爲天下主者君也繼天者君也

左氏 神之主

增 繼天者聖人寡爲而天下理說苑云齊宣王

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事寡易從法省易因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宣王曰善

地也韓子 利害之轂韓子

原 君

增 其治察要商子云聖人明君者非盡能其萬物也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也察要而已矣

王者往也元命苞云王者往也神之所輸而人所歸

樂 治天下先公呂氏春秋云聖人之治天下平矣人主之術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

淮南子云人主之術處無爲之事而行不言之教

君根本也又云君臣枝葉也根本不美枝葉茂者未聞也

敝明掩聰又云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塞耳所以掩聰

原 一人被之而不褢萬人蒙之而不褊淮南子注曰褢

大也蒙冒褊小也 儼然元默禮記 一言倚而天下靡車子

羣下歸心白虎通 尊天事地新序 敬小慎微春秋繁露 民

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後漢 有德之君以樂樂民無

德之君以樂樂身後漢書 禮讓爲國仁義爲宅揚雄傳

七恕以進善九思以防惡桓範新書 五穀俱傷君無德京氏

易五星占 增 帝王霸孫紘子云道一者帝德兼王者王依仁仗義者霸

立德立功

可大可久大中記云帝王署論大帝王德立功可大可久者必立德

曹植喊序 樂從規諫抱朴子

增 脩策迥馭長羅遠駕文中子云天地準繩陰陽恢迥馭長羅遠駕

取之殊途成之揖讓取之也殊成之也一致

一致海錄云千戈揖讓玉龜符戒

君道五

賦唐范榮三無私賦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日月得一以明聖人法之以化成因無私以成心每宵衣以達曙奉此三道守而勿去大象是質選賢爲急昭昭爲大與天地而相參明明鑒下齊日月而出入天光發乎幽滯仁聲振於潛蟄　沈瑱賀雨賦曰臣聞堯以欽明文思察洪水而其咨湯以布昭聖武綿鑠石而不雨我明德之馨香終時康而俗阜夫君人者脩己以敬乾乾日昃奉堯舜以爲心崇禮讓而爲則放黜回佞敷求讜直使人以時用丘民之昏定異物不貴識老氏之難得哀賑惸婺勉敦稼穡至誠感於天地湛恩浹於寰瀛海氣蒙晏河光吐榮甘露疑而醴泉涌麒麟遊而鳳凰鳴煙雲蕭索而紛郁日月光華而淑清　浩虛舟王者父事天兄事日賦曰二儀覆載德之廣者惟天三光照臨明之大者惟日故王者於天也父事無怠於日也弟恭靡失布和施令將成不宰之功明目達聰欲亞無私之質當其萬邦作貢四海爲家仰元氣而晨昏靡隔指陽精而伯仲非賒草色難窮屢軫南陵之戀棠陰易匿常思棣萼之華所以化洽中原祥臻上國登封泰岳猶疑陟岵之時展禮東郊似望在原之力　謝偃惟皇誡

德賦曰周墳籍以遐觀總宇宙而一窺結繩往而莫紀書契來而可知惟皇王之迭代信步驟之恒規莫不慮失者常得懷安者必危是以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守約儉去奢去逸外無荒禽內無荒色惟賢是授惟人斯卹則四王不足五六帝不足七

增批答唐白居易批李夷簡賀御撰君臣事迹屏風表曰朕思求理化親閱典墳至於去邪納諫之規勤政慎兵之誡取而作鑑畫以為屏與其散在圖書心存而景慕不若列之繪素目覩而躬行度將為後事之師不獨觀古人之象

增御製唐太宗金鏡曰朕以萬幾暇日游心前史仰六代之高風觀百王之遺迹興亡之運可得言焉每至軒昊之無為唐虞之至治未嘗不留連讚詠不能已已至於夏殷末世秦漢暴君使人懍懍然兢懼如履朽薄觀治亂之本源足為明鏡之鑑戒為君之道處至極之尊以億兆為君以萬邦為意理人必以文德防邊必以武威孔子曰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武之所制者廣不可以威武安民不可以文德備塞予思三代以來君好仁人必從之在上留心臺榭奇巧之人必至致精遊獵馳騁之人遠臻存意管絃

鄭衛多進降懷粉黛燕趙斯來塞切直之路爲忠者必少開諂諛之道爲佞者必多且用人之道又爲未易已之所謂賢未必盡善衆之所謂毀未必全惡知能不舉則爲失材知惡不黜則爲禍始又人才有長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綽優於大國之老子産善爲小邦之相絳侯木訥卒安劉氏之宗嗇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捨短取長然後爲美爲天下之君處萬民之上安可易乎是用晨興夕惕無忘斯事爲上猶然何況臣下

增 奏議元馬祖常奏議曰夫惟天子者上承天地下紹祖宗社稷是寄黎庶是戴崇高尊大無與比隆奉養當極其精美保愛當極其嚴密大而一飲一食小而一嚬一笑若調攝玉體凝順中和則清明在躬淑善感應

增 策文唐詞標文苑策科曰朕聞立極開基之主經文緯武之君莫不象法殊流汚隆異制至於安人導俗咸即運以垂芳緝化宣風各因時而播美是以道孚繩木爰膺九翼之年圖秘龜龍用啟六爻之代窮桑御曆押威鳳以分司軒后列位因景雲而命職徵汾陽之迹則四門攸闢祥披玉斗理九土之方凝俯河濱之化則五聲而作教周崇六禮仁義之道以興功祚徙金精調五聲而作教周崇六禮仁義之道爲先漢設三章王霸之圖斯雜皆所以牢籠八際陶括

三靈齊四大以居尊叶五神而稱正　明蘇伯衡國學公試策題曰問爲人君者莫貴於勤莫大於斷莫難於信其臣周文之日昃漢宣之勵精秦王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同爲能勤也而或治或亂不同焉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取蔡符堅之南伐宋文之北討同爲能斷也而或興或亡不同焉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同爲能信其臣也而或安或危不同焉

臣術

策唐姜公輔對直言極諫策曰夫中於道者易以興化失其道者難以從宜事爽其分則一毫以乖事審其分則殊途同歸計歲者非一時而可用致理者非一日而成功但立法於制事之初望化於經年之外使損益鑒於興替寒暑漸於春秋何憂不均理於義軒同光於堯舜

臣術一

原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尚書曰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　禮記曰近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　孝經說曰臣者堅也守節明度脩義奉職也　呂氏春秋曰闢氣爲臣和氣爲人

增　韋昭

釋名曰臣慎也慎於其事以奉上也　禮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　韓子曰爲臣也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辭賤軍旅不辭難順主之法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有口不以私言則公道通有目不以私視則見賢明　孔叢子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人當敬畏之不可以非其人也　賈誼新書曰智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人師人足以爲上下之聲國有法則守之君有難則死之謂之大臣也　說苑曰人臣之術隨順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輔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臣之行有六邪六正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本也　又曰預禁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此聖臣也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此知臣也守公奉法不受賂遺此正臣也身死國安不悔所行此直臣也安官貪祿與世沉浮此具臣也偷合苟容與世爲樂不顧其後害此諛臣也所欲進則明美隱惡所欲退則明過匿美此姦臣也內離骨肉之親外則妒亂朝廷此讒臣也擅矯主命以自貴顯此賊臣也讒言以邪墜

主不義此亡國之臣也

臣術二

原 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所奉持於前洞洞屬屬如不能如將失之可謂能子矣及繼文武之業履天子之圖則平夸狄之亂誅管蔡之罪無所顧問感動天地聲懾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長北面致政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行無擅恣之意無矜伐之色可謂能臣矣 左傳曰晉懷公立命無從亡人期暮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

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二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二也父教子二何以事君乃殺之 原 新序曰秦欲伐楚使者往觀楚之玉器楚王聞之召昭奚卹而問焉昭奚卹對曰此欲觀吾國之得失而圖之遂使昭奚卹應之奚卹稱曰是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解忿猶之難交兩國之忻使無兵革憂太宗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徒正兵戎以當強敵提桴鼓以動百萬之衆使赴湯火蹈白刃

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若霸王之餘義撮治亂之遺風昭奚邮在此惟大國之所觀秦使者瞿然無以對反言於秦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 左傳曰秦醫和謂晉侯曰良臣將死天命不佑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于茲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 增 漢書絳侯周勃爲丞相上禮之恭常目送之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者主存與存主亡與亡 唐書魏徵曰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稷契皐陶是也忠臣龍逢比干

是也

臣術三

增 十等 四責左傳曰陳宇謂楚王曰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臺居大位不治二責也四責受重賞無功一責也爲理而不平三責也御軍陣而奔四責也 獻身 禮記曰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故其受祿不誣君以人 其受罪益寡董子曰上臣事君以人中臣事君以賢下臣事君以財

勵翼 諷議 尚書曰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詩曰或出入諷議 股肱 喉舌 書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喉舌 詩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 擇君 禮記曰君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後漢書曰馬援曰嵩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

矣

無作威　思補過　書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忠退思　孝經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
補過　變五緯　協四序　藝文類聚曰變
五緯協四序　盡吾敬

合於道　問奇類林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
呂書吾敬以使吾下　馬吾盡吾敬以接吾敬故見謂信馬
衡云與其進而負於　君不若退而合於道　李　無諂無
驕　可貴可賤　禮記曰爲人臣下者頌而無諂諫而無
貧可生可殺而　又曰子云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
不可使爲亂　服休服采　于蕃于宣　書曰矧惟爾
蕃　事服休服采
詩曰四國于　爲上爲德　來旬來宣　書曰臣爲上爲德爲下爲
民　詩曰王命
召虎來旬來宣　望大望小　不下不尚　禮記曰子云
則望大利小言入　事君大言入
又曰子云事君不下　則望小利
達不尚辭　有諫無訓　難進易
退　上詳無諂無驕注　禮記子曰
事君難進而易退　則位有序　受祿不誣　進賢

爲善　上詳肅身注　孔叢子子貢問於子曰爲臣孰大
齊有鮑叔鄭　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
產乎子曰吾聞進賢　皮進子產未聞進賢爲善鮑叔進管仲
子產有所進也　公正無私
忠順不失　孔叢子魏王問何如可謂大臣子高答曰大
臣能犯顏諫諍　荀悅漢紀曰忠
順不失夙夜匪懈術　公正無私
和以輔上德是謂良　理愛
臣
繩愆糾繆　瀝血抽誠　書曰
心披腹見款　藝文
祭遵憂國奉公　宋璟
遺表曰宋璟立心公　文學足以經務識畧
直執心眞固　以佐時
展采　錯事　彙苑詳注
論思　獻納　彙苑詳注

臣術四

增代終　易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金鉉　又云鼎黃耳金鉉　耳喻君鉉喻臣也　玉

鉉又曰上九鼎玉鉉喻大臣也

時二人篤于輔君也 承弼又曰以斗夕承弼厥辟

哉書亂臣書 增四方是維詩云秉國之均四方是維 原有諫無訕禮 總則張而相之禮以道事君論語 歸美報上毛詩 社稷之臣春秋 能臣左氏 不擇事而安之莊子

梁棟大臣桓子 憂國奉公東觀 賢臣鄂鄂之臣智囊之臣新序 輔弼之臣漢書 謀臣魏志 增展業文選云展業各守其業以供王也

詳注六朝 葵藿心初學記云葵藿傾心喻臣之忠 輔翼霜露又云輔翼霜露謂變理陰陽之職也 得罪上官問奇類林云吳芾曰與其得罪于百姓不如得罪于上官

臣術五

增賦唐白敏中如石投水賦曰石銘臣節水喻聖聰順投既因於納諫虛受必俟乎輸忠從以讜言出清規而有中類夫貞節入碧浪以無窮爰自人謀式彰天奬言必在乎能發道爰疑於虛往自懷從善聞蹇蹇於股肱何異臨川運磷磷於指掌理既符於水石事且契於雲龍佇啟心而是贊在虛已而能容石投水而誠資手敏臣佐君而詎得面從當手敏則水不傷清匪面從則君能立政嘉獻替而無爽幸遭逢而有慶所以垂衣廣納側席深居言之者何常率爾聞之者足以起予攻玉之

形隨帝心之沃若補天之質應王澤之濡如皎而流謗靡行沈幾自得當持重而無撓冀臨深而不惑逆於耳而順於心黜其邪而褒其直用礪金於睿鑒渙汗潛通舉韞玉於恩波津涯莫測

增書唐于邵賀外甥崔相國書曰且於西漢公輔言之蕭曹以清靜熙帝載良平以謨明贊王業至宣帝時魏相通故事邴吉知大體斯皆章章可言者也洎夫張蒼之律曆孫弘之文章賢之好學平當之有恥然亦號爲賢相抑其次焉至若匡張孔馬服儒衣冠被阿諛之譏不勝其任最下則陶青劉舍莊翟趙周之徒皆齷齪

備位身名偕泯夫此數子者豈不粗知君相之道古今之變哉病於無所發明保持祿位而已有時無功可不謂大哀乎

增論唐韓愈諍臣論曰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信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洪號於無窮也　宋蘇軾大臣論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又曰智者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

外以陽浮而不遜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

官班一

原 九儀　十等　九命之儀　通班　異數　不列隔品　序守　錯立　各以

傳人有十等　禮亦異數　禮曰朝同爵則尚齒　易曰君子立不易方　周禮禁　錯立禁談者　易班　抗禮　易班辨位　易亂也　命周禮　朝儀　王爵　燮憲　常秩　命秩　品制　班次　國章　禮

守位　序從　禮謬　官邪　由官邪也　會有表　立無

序　表亦位也　立而無序則亂其位　禮由位叙　名以器分　名位

不同　貴賤有等　禮　高卑殊品　拜揖異儀　官以

命分　位由序守　奚獨後予　孰能宗予　小宜事

大　卑不降尊　賤宜事貴　少不陵長　降尊就卑

下陵上替　情非事下　禮豈得中　苟無區別

則有覬覦　列官分職　設儀辨位　傳　失位者懸

後來者居上　傳於客　鄭伯享韓宣子　起孔張失位　後至立

間客從而笑之　汲黯曰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居上　鄭伯享韓宣子　起孔張失位　後至立　客間執政禦之　適客後又禦之　適縣

所宜守以等威　豈可

易其紀律　既同列爵於朝　亦可進人以禮　雖九

儀之辨貴　宜三命而益恭　鄭忽憑怒於我先　孔

張懷慤於客後　韓信羞絳灌爲伍　彭寵恥吳耿同行　以貴下賤雖聞於昔賢　降尊就卑恐違於今制

增 連璧　布暮合璧事類曰齊王微則與王儉齊拜司徒孝嗣嘲儉曰今日可謂連璧兄逢多士朝賢雋若布暮鳴琴　湧雲韓愈江陵詩曰班行再肅穆橫佩鳴琅瑽　元稹酬白學士詩曰鬬班雲海湧容鬣千鬟巖等衰宮班分內外游處遂參差　年輩相遼議論各別合璧事類曰陸長源以勳德爲宣武軍司馬韓愈爲巡官同在使幕或戲年輩相遼周愿曰大蟲老鼠俱是十二相義何怪之有　又曰韓魏公慶曆中與范希文韓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

官班二

原 天秩有禮書有尊卑之禮　周禮云冢宰之職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聯以會官

原 齒位　周禮齒位有序一儀以辨等　周禮以儀辨等則人不越　雜居齊齒　正其服位　周禮九命之數自上公至下士　貴賤禮貴賤貴爲其近於君　貴爵　夏后氏貴爵而尚齒　脩其班制　禮等衰　等列　禮辨等列　同儕　同等　犯貴　比肩　恪居守次　慎守官常　禮儀　傳引之儀表儀　名以出信　傳信以守器以藏禮　列位之所　傳曰朝有定制之所注曰列位之　易則生亂　過則有刑　禮失則昏　名失則愆　正上下之位　正辨爵之義　班爵之位　傳　正朝廷之儀　辨貴賤之位　苟命數之或乖　亦於禮而何取　不敢與任爲齒　未可黜朱於朝　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　登降有數　分隔

屏風　後漢鄭弘字巨君爲太尉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朝見弘曲躬自卑帝知問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遂爲故事　增　末班　文選云末班謙言猶未僚也　班司　何敬祖詩云在昔同班司　青瑣　杜甫詩云幾回青瑣點朝班　文班　武班　唐書云朝日殿上設黼扆躡席熏爐香案御史大夫領屬官至殿西廡從官朱衣傳呼促百官就班文武序班於通乾觀象門南武班居文班之西門入至閤門亦次入宣政門文班自東門入武班自西門入至閤門亦如之　亂班　孔帖云唐臨再遷御史大夫韋斑責著位不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道宗語臨進曰王亂班道宗曰與大夫語何其至爾臨　班簿側注平章事　唐書云朝日殿上設黼扆躡席熏爐香案御史大夫領屬官至殿西廡從官朱衣傳呼促百官就班文武序班於通乾觀象門南武班居文班之西門入至閤門亦次入宣政門文班自東門入武班自西門入至閤門亦如之　亂班　孔帖云唐臨再遷御史大夫韋斑責著位不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道宗語臨進曰王亂班道宗曰與大夫語何其至爾臨　班簿側注平章事

增　詩　唐權德輿酬主客仲員外見賀正除詩曰周班每喜簪裾接郢曲偏宜諷詠頻　張籍酬王祕書見寄詩曰相看頭白來城闕郤憶漳溪舊往還今體詩中長出格常朝官裏每同班　鄭谷賀新除左省韋拾遺詩曰垂白郎官居坐末著緋人吏立堦前百僚班定趨丹陛兩腋風清上碧天　姚合奉寄留守令狐相公詩曰除書東守洛陽宮恩比藩方任更雄拜表出時傳七刻排班衙日有三公　宋歐陽脩早朝感事詩曰疎星牢落曉光微殘月蒼龍闕角西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羽儀雖接鴛兼鷺野性終存鹿與麕笑殺汝陰

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　王庭珪送胡邦衡之新州貶所詩曰囊封初上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閑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　元王惲奉陪憲臺諸公關下賀正詩曰盤盤帳殿敞彤庭天仗宵嚴擁萬靈玉筍東班分列辟龍墀首拜認前星　又萬壽節出左掖門口號詩曰隔夜端門分板位平明簪笏列鵷行紫雲低覆千官拜潤入金爐百和香　又曰對品班分玉筍行一時望拜殿西廂百官燕出宮闈靜疎雨濛濛濕建章

增 曲　明顧光祿公卿入門曲曰萬乘天臨千官景從濟濟卿士秩秩王公簪班鴛鷺接武夔龍同心協德永効公忠

擇官一

原 選孤介　防請託　第五倫字伯魚爲蜀郡民吏富揉之簡其豐贍者還之選史皆鮮車駕馬以財貨自達倫惠抑絕　漢向武字君於文吏以相參驗欲除選孤介志行者以處曹任於是貨吏先爲科條以防請託　君公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子況去吏家居田延年爲河東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十人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翁歸獨伏不起曰翁歸文武兼備年已何傷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下詳前

文武悉召　儒吏相參　尹翁歸字

擇人務在明試　登庸

增 禱神祝天　唐李景讓傳曰唐宣宗擇中禱憲宗神御前筋取之政術部

帝欲擇宰相以盧文紀姚顗有人望悉書名內琉璃瓶中焚香祝天以筯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

七品　領三輔冊府

司録參軍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又曰李紓建中末為奉天擇

一抑強宗　擇清流

孔帖蕭至忠曰貞觀五年遷雒陽要重古難其人特以委公錦雒陽令掌畿邑渾曰此特京兆尹當擇臣等下不聞取人多而官材往往棄瑕録善孔帖曰劉祥道古者為官擇官少又曰韋處厚推善時亦譏其太廣

思擇重臣

元龜曰張建封貞元初為壽州刺史承宗父子獨孤莘相次為徐州刺史又以咽喉要地據江淮運路朝廷思擇重臣以鎮以建封為徐州刺史又曰韓愈淮西碑凡茲廷臣汝擇

必擇文梓　不惜美錦

孔帖曰韋處厚推善時亦譏其太廣

先

人寖貧困不能自存又以咽喉要地據江淮運路朝廷思擇重臣以鎮以建封為徐州刺史又曰韓愈淮西碑凡茲廷臣汝擇

必擇文梓　不惜美錦

承慶明堂災上疏諫以文明垂拱後執政者未滿歲率以罪去夫創大厦濟巨川必擇文梓躯若亟毀而敗則是庇朽木乘朦船也又曰韋思謙初拜左丞奏曰陛下自從無憚大吏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

求曾任　不可妄授

冊府元龜開元十二年勅宰臣曰自今以後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縣令者孔帖曰薛登請擇賢才疏堯資八元平則士不可不察官不可妄授

桓得敬仲　元信石顯

孔帖曰桓公隆霸業漢元信石顯亂異者何也所任用非其人也

漢之任　自朝廷之始

冊府元龜開元十二年制曰昔皐陶與禹言曰在知人在安民此皆念在

邦本先於帝載而長吏不稱蒼生靡寧深思循良以矯過弊仍重諸侯之選故自朝廷之始

宜擇脩潔郎官須有才望

山堂肆考曰唐高憲字季尚書八座人主之所責成者也官擇溫良脩潔者任之中記曰李林甫開元中遷太子中允時源乾曜為司門郎中乾曜之男潔白其父待中乾曜之曰郎官須有素行才望高者哥奴豈是郎官耶哥奴小字林甫

授清要官豈擊搏才

上詳授七品注唐書曰李珏字待價舉進士高第為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擊搏才乎除禮部員外郎

擇官二

原 惟其人官不必備惟其人難其人

增 郤穀可

左傳云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

具瞻所歸

天中記云晉司徒闕武帝問其人于荀勗答曰王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人

為官擇人豈待情樂

又云

誕為宗正卿太宗與語昏謬乃下詔曰誕比衰耗不能事朕知而任之是為不明且為官擇人者治為人擇官者又云武后詔長史薛季昶擇僚屬季昶盧藏景等皆為通顯巨人

擇僚吏堪御史者又吏

天中記云唐季昶於齊郷曰國子祭酒彥範執不可曰恐物議謂陛下官不擇才御史中丞桓彥範舉陽嶠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待情樂

執不可

又云墨勅以方士鄭普思為祕書監葉靜能為司此非為官擇人求治之術

銓擬皆便所司

又云藏叔天下州縣有上中下有司銓擬皆便所歸之帛不受又致京師伉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伉

其清可用

天中記云馬伉為侍讀李抱真卒伉持節臨弔天下州縣有上表固拒於是醴泉令缺德

所擇悉所歷深

治人官得其人則天下治古者取士先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府著聞乃并論朝得不謂所擇悉而所歷深乎

使補授屬員取其可者　冊府元龜曰韓欽為桂州觀察使桂管二十餘郡州掾至邑令尉三百員由是部補者十之一餘皆廉使補之欽既至吏執籍而前曰具員請補欽曰在任有政者不奪缺者當候必稽故籍取其可者然後補之

宦官宮妾不知名者　山堂肆考云宋仁宗問王素曰臣何敢言上曰姑言之素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名者可充其任仁宗曰如此則富鄭可素曰陛下得之矣

擇官三

增制　唐白居易授楊潛李繁史備等制曰楊潛溫厚靜專有端士之操李繁精強博敏有才子之稱史備變通健決有能吏之用而皆本於文學輔以政事為郎見其行為郡聞其聲夫洋東梁之險遂居蜀之腴濠控淮之要皆名郡也今吾提三郡而委之三吏得不思勤儉教導勞來安輯膏雨吾土而襦袴吾人者乎潛可守洋州刺史繁可守遂州刺史備可守濠州刺史　杜牧授竇弘餘加官依前台州刺史蘇莊除鄧州刺史等制曰南郡盜作而蕭育拜河南政美而寇恂留為人擇官因重而撫考於兩漢行古道也弘餘廉使上言父老有請其為政也長育多方惠訓不倦凡設教令皆有科旨莊任南康悉心為理謹身律下節用愛人南陽古都近者小擾臨海越俗尤惜良吏就加起拜各叶所宜

增策　唐白居易對審官策曰官有大小繁簡之殊才有

短長能否之異稱其任則其政立枉其能則其事乖故
先王立庶官而後求人使各司其局也辨衆才而後入
仕使各盡其能也如此則官雖省才雖半可得而理矣
若以短任長以大授小委其不可而望其可強其不能
而責其能如此則官雖備才雖倍無益於理矣故曰任
小能於大事者猶俾捕虎而刀伐木也屈長才於短用
者猶驥捕鼠而斧剪毛也王者誠能量衆才之短長審
庶官之小大俾操鑿枘者無圜方之乖備輪轅者適曲
直之宜自然人盡其能職脩其要彝倫日序庶績日凝
何慮乎事不舉而政未成也哉　又對大官之人策曰

臣竊見近日祕省校正或以門地授畿赤簿尉惟以資
序求未商校其器能不研覈其才行至使頃年以來臺
官空不知所取省郎闕不知所求豈直乏賢誠亦廢事
且以資序得者僅能參其簿領以門地進者或未任於
鉛黃臣恐台袞之才臺省之具十年以後稍乏其人

勤官一

恭恪　積累苟有位於朝無有不恭恪
詩序積行累功以致爵位　莫如勤
能有繼非德莫如勤勤有繼功能
補益漢書云張安世精力於職事休沐未嘗出
後漢書云史弼爲黃門令勤心有所補益　不
忘職
智以效官　勤而涖事　精力於職事　勤心有
智以效績也　無日不惕　夙夜惟寅　豈敢不

解甲 必枕戈 冊府元龜曰實軌爲益州道行臺每臨戎對寇或經旬月身不解甲又曰漢劉詢爲沁州團練使在郡臨事之暇必披甲枕戈而卧之

勤稼穡 設版築 冊府元龜曰唐柏季簫武德中歷屯田農圃監每督事苑内小心畏慎勤於稼穡高祖每稱善之又曰郭崇韜爲樞密使莊宗與汴軍戰於楊劉崇韜率師至博州庭役徒設版築

不離左右 與均甘苦 冊府元龜曰唐蘭濛爲武侯大將軍爲人嚴毅勤恪每待從太宗嘗不離左右又曰漢史弘肇爲許州節度使杜重威爲亂車駕親狩命弘肇從行凡三月弘肇擐甲在野與士卒均其甘苦

交更輒 鳴安寢則歇 孔帖曰裴耀卿夜決獄訟嘗養一雀每鳴裴呼爲知吏崔昊越備史曰武肅王錢鏐在軍中未嘗安寢用圓木小枕睡熟則歇由是得寤名曰警枕

通宵假寐 數旬一歸 冊府元龜曰李大亮身居三職宿衛兩宮每宵假寐太宗嘗勞之曰至公宿直我便安卧又曰權德輿爲起居舍人兼知制誥給事中有徐岱舍人有高郢居歲餘益不得歸德輿直禁垣數旬一歸家

勞心諄諄 求理孜孜 經濟類編曰卓茂爲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冊府相澶衛等州觀察等使勤於公務孜孜求理

寒暑罔懈晝夜不息 冊府元龜曰晉劉處讓爲宮令確典其事雖祁寒暑雨未嘗暫懈

下詳設版築注

反用爲樂而已 益恭職 每視簿領紛積於前人所不堪播反用勤力晨入宦署夕而出

呂諲 獨據案楚客不釋仗 孔帖曰哥舒翰節度河西表呂諲度支判官諸吏或出游諲獨據案又曰杜楚客爲中郎將頹然據案不釋仗帝知而勞之

已老不怠精勤 冊府元龜曰唐段德操爲將軍檢校每入直盡夕不釋仗冊府元龜曰唐貞觀少府事時已年老精勤不怠又曰李傑爲河南尹勤於聽理每有訴雖衢路當食無廢處斷由是官無留事

戴星 撓綵 呂氏春秋曰巫馬期戴星出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唐書曰何易于爲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

刺史崔朴常乘春與賓屬泛舟出益昌旁率民挽綍易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與賓客疾驅去

勤官二

原克勤于邦　尚書　治民祇懼不敢荒寧　尚書無逸云周公曰我聞曰在昔殷王中宗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孔安國傳云中宗太戊也爲政敬身思懼不敢荒怠自安也

怠遑　毛詩殷武篇云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箋曰遑暇也天命及視下民之內有嚴明之君能慎賞罰不敢怠墮自暇命之于下國以受命天子也

朝夕勤恪守以惇篤　尚書無逸云周公曰我聞曰在昔殷王中宗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孔安國傳云中宗太戊也爲政敬身思懼不敢荒怠自安也

不遑暇食　尚書無逸篇云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孔安國傳云從朝至于日中不暇食思慮政官民用皆和

夙夜匪懈　毛詩假樂篇云百辟卿士媚于天子

不懈于位　毛詩假樂篇云百辟卿士媚于天子

不敢自逸　尚書無逸篇云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孔安國傳云從朝至于日中不暇食思慮政官民用皆和

夙夜在公　尚書周官篇云夙夜罔或弗勤尚書太保

訓于王曰嗚呼云云

勤卹民隱　國語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昔商王帝辛大惡于民燕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野先王非務武也勤卹民隱而除其害也

不敢自逸

欽乃攸司　**涖事惟勤**　**不懈于位**　毛詩假樂篇云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懈于位民之攸壅諸侯卿士之有事者愛之不懈于其職位之所以休息由此也　毛萇傳云壅塞也　箋云百辟卿士媚愛也王以恩意及羣臣故皆愛之不懈于其職位民

夙夜匪懈　毛詩燕民　**夙夜在公**

夙興夜寐灑掃庭內　毛詩小宛篇云夙興夜寐灑掃庭內維民所止　毛萇傳云夙早也寐寢也灑洒也掃除也庭內堂上也維思也止容也　箋云人當早起夜卧洒掃其堂上以待賓客

維民所生　毛詩小宛篇云夙興夜寐灑掃庭內維民所止　毛萇傳云夙早也寐寢也灑洒也掃除也庭內堂上也維思也止容也　箋云人當早起夜卧洒掃其堂上以待賓客按夙早也所生父母也君之與父母一也

古訓是式威儀是力　毛詩烝民篇箋云臣若能早起夜卧則能脩其先祖治其政事古訓先王之遺典式法也力猶勤也動威儀者恪居官次不懈怠也

朝夕從事　毛詩北山云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者朝夕從事言不得休息也

盡瘁事國

毛詩北山篇毛萇傳云盡力勞瘁以從國事也　黽勉從事毛詩十月之交云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箋云詩人謂賢者如是黽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自謂爲勞畏刑罰也　不敢告勞　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毛詩采薇　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毛詩杕杜云鄭箋嗣續也王事無不勞疑作牢固我行戎嗣續其日言常勞苦無休息也　民生勤則不匱左傳曰樂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而訓之于民生之艱總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居之無倦　增先之勞之論語云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原恪居官次　日仄坐朝幽枉必達後漢書明帝論

盡心奉職東觀漢記云周榮傳曰榮爲尚書令盡心奉職不敢怠　增出入阡陌漢書云召信臣字翁卿爲南陽太守爲人勤力有方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

離鄉亭舊有安居　原不入內舍謝承後漢書云會稽紹字文肅爲范令不入內舍常卧廳事　常伏閤下華嶠漢書馬豹字仲文爲尚書郎勤力不懈每奏事不報常伏閤下每從昏至明帝聞而嘉之乃加賞賜　冠劒不解東觀漢記曰桓文高每居閒鑷署冠劒不解於身爲郎十載未嘗被奏三署服其重奮也　不離省闥後漢書黃香爲尚書郎常獨止宿臺上書　抱書而寐魏氏春秋曰高柔爲刺姦令史夜不離省闥主聞善之既處決平允又夙夜太祖見而哀之涂解衣裹覆之而去自是辟焉　沉迷簿領劉楨詩云職事消散沉迷簿領　昃不知晏劉楨詩　日接賓客夜省文書或以戲談廢事乃取博具投諸江事煩塡委文墨紛領閒回自昏亂　馳翰未遑食日　增取博具投諸江督勤於吏職見諸參佐　白日接賓客夜間省文書吳志滕脩爲太常白事文類聚云陶侃遷都督勤於吏職見諸參佐杜預自叙曰在家則滋味　居官畢力理治杜預自叙曰在家則滋味

經籍居官則畢力理治　雖年老不怠　冊府元龜曰唐
公家之事知無不爲　將軍太宗以其耆舊常令典兵　龐玉爲監門大
於東宮玉雖年老而精勤不怠　每受一勅必勘審　經
類編云唐主委蕭瑀以庶政嘗有勅不時宣行唐主責
之瑀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勅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
所之今王業經始事繫安危故臣每受一勅必勘審使
與前勅不違始敢宣行稽緩之愆實由於此唐主曰卿
用心如此吾復何憂　夙夜勤強　冊府元龜曰李大亮爲
冊府元龜曰李大亮爲左衞大將軍太宗謂大亮每行
夜日當丙夜遣郎將行甲乙丁戊等夜身先於人眞將
軍以鞭算又曰劉晏每朝謁馬上以鞭算　掌徼巡
也　精警　冊府元龜曰唐于百億爲朝事至夜分雖休澣不廢
請大夫每掌徼巡稽勤不倦　佐吾爲理　以勤國
事　白居易蕭俛制云蕭俛佐吾爲理以勤國事是用正命
爲選部尚書　儒學雖優亦勤　孔帖云王彥威爲戶部侍
吏事　郎儒學雖優亦勤吏事　冊府元龜曰吳兢初

出爲福建觀察使政勤清美譽四騰　勤於稼穡　冊府元龜曰後唐周知
老於軍旅勤於稼穡　裕歷亭絳淄三州刺史　惟馬上得休息　孔帖云五代敬翔從太祖
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　用兵盡心勤勞晝夜不寐　不事事吾何安　事文類聚云韓魏公勤
嚴毅莫不躬親左右曰郡以養安幸無親小事於吏職簿書文檄檢察
者且俟祿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　公曰公位重年高如此朝廷賜守鄉
曰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

勤官三

增 詩 梁王筠和衞尉新喻侯巡城口號詩曰閭闔曖已昏鈞陳杳將暮棲烏城上返晚雀林中度屯衞時巡警凝威肆安步　唐韓琮秋晚信州推院親友或責無書寄答詩曰官信安仁拙書非叔夜慵謬馳驄馬傳難附

鯉魚封萬里勞何補千年運泰逢不量橫草力虛慕入雲蹤　元趙孟頫次韻左轄相公奉寄徐公詩曰盡日沉迷簿領書何時重得賦閒居已無夢想懸金印豈有文章到石渠　袁桷曉發詩曰膏食慎王事曉星當前戶跨馬官道行細草泣寒露

增制　唐元稹授韓皐左僕射制曰韓皐始以直言事代宗司諫諍復以文章政術事德宗爲舍人中丞京兆尹在順宗憲宗時出領藩方入備卿長逮予小子歷事五君勤亦至矣　元姚燧元帥烏野而封謚制曰烏野而氣鍾光嶽之純全誠貫金石之堅確智足謀國勇則冠軍佐天運之惟新憤人心之未定故自北而徂南首遼尾魏亦攘左而塞右膺齊背秦語其跋履於四方數豈戎衣之百襲爲庸已懋其報宜豐可當非劉氏之不王姑啟若魯侯之大宇

增碑　唐韓愈南海神廟碑曰天寶中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祀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而刺史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戚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辭而委事於其副其來久矣元和十三年始詔

用國子祭酒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某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詞更諫皆揖而退公遂升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駮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日星明槪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罍靜潔降登有數神具

醉飽　明李賢禮部尚書胡公濙神道碑銘曰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察近侍中惟公忠實可託遂命公巡遊天下以訪異人爲名實察人心向背以故雖窮鄉下邑軌迹無不到尋進禮部左侍郎往巡江浙諸州還朝時車駕駐蹕宣府公馳謁行在所上卧不出聞公至喜而起且慰勞之曰卿驅馳良苦賜坐與語凡所歷山川道里郡邑豐嗇民情休戚以至所聞所見保國安民之事悉爲陳說上欣然納之

增　墓誌明楊士奇故少師楊公榮墓誌銘曰太宗皇帝入正大統初建內閣簡翰林之臣七人專典密務七人

者解縉胡廣王淮胡儼金幼孜公及士奇也時四方之事方殷七人旦夕侍左右承顧問退治職務且兼稽古纂述之事不虛寸晷上時步至閣中親閱其勞且視其所治咸稱旨時公尤勤勵遂皆進官

增記宋王禹偁待漏院記曰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臯夔至於房魏可數也是亦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耳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尚爾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於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啟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鸞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相君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得不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使泰之四夷未附思使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荒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人在朝我將黜之六氣不和災眚薦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脩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啟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

守官一

原吝出納　調陰陽　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丙吉不問殺人而問牛喘曰殺人京兆尹長安令之所職方今少陽用事牛喘宜當宰相職調陰陽所當憂也

廢命不敬　失職

則死左傳守官廢命不敬城蒲與屈一日失職則死及之　能業其官　靖共爾位傳臺駮能業其官　各守爾典　職思其憂　各司其局

當官而行　禮守物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也　死官　柳宗元論曰皮冠者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韓愈論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　孟容

守著令　仲郢執亂典　孔帖曰許孟容拜禮部員外郎公主子求補崇文生孟容固謂不可主訴之帝問狀以著令對帝嘉其守又曰柳仲郢遷侍御史有禁卒誣里人斫父墓柏殺之吏以專殺論而中尉護免其死仲郢監罰執曰賊不死是亂典有詔御史蕭傑監之傑復爭遂獨詔京兆尹杖殺之

必坐死　願罷官　孔帖曰徐有功爲左肅政臺侍御史辭曰陛下以官法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　又曰獨孤用晦遷御史中丞王源植貶官用晦直其枉書五上不報即自劾執法不稱願罷官去

何所迴避　敢不糾彈　冊府元龜曰薛謙光拜御史大夫時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肆店州縣不能理謙光曰憲臺理寃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又曰郭震元宗初爲殿中侍御史劾太子實客韋嗣立曰張易之兄弟勢傾朝野嗣立此際結爲舅甥已合誅死天網疎漏腰領誤全中宗晏駕削太皇輔政之制定阿韋臨朝之策神人怨憤臣忝司憲敢不糾彈

君舉必記　人命所懸　冊府元龜曰褚遂良爲諫議大夫知起居注太宗謂曰卿知起居注朕有不善卿宜載筆君舉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　又曰桓彥範爲司刑少卿謂所親曰今躬爲大理所懸必不能順旨詭以求苟免

不納宦官　封還詔書　冊府元龜曰段志元爲左驍衛大將軍文德皇后之及分統士馬出宿于章武門太宗閒營志元閉門不納使者曰有手敕志元曰夜使宦官三至士及聞夜使宦官三至士及聞敕志元曰夜中不辨眞僞因停使者至曉　又曰郭承嘏太和六年爲諫議大夫頻上章言時政得失轉給事中改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詔下之後給事中盧藏封還詔書帝遽詔罷之

侍郎辭知選　尚書不決事　孔帖曰盧承慶遷民部侍

郎太宗尋令檢校兵部侍郎仍知選事承慶辭曰選事職在尚書臣今掌之使是越局唐書狄仁傑傳曰太學生謁急后報可人至簿書期會宜責有司尚書省不決事左右丞不勾杖左右丞相不判徒況天子乎太學徒取告丞簿職耳

守官二

思不出位　君子思不出其位

立不易方　易脩其方

官脩其業　不假器雖有挈瓶之智守不假器

不越樽俎　莊子庖人雖不治庖祝史不越樽俎而代之

死不失守　見死不失其守

不進旌招　齊侯招田

曳人以旌不進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注君召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物也

食不避難　子路

陳平不對農獄　上問絳侯周勃一歲入粟當問搜粟都尉決獄問廷尉當問搜粟都尉決獄幾何勃不能對汗流陰陽下使四方得其所也

不授　此

真將軍　史記云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劉禮為將軍軍霸上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上自勞軍至霸上棘門軍直馳入之細柳軍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既出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

不授　此

墾　漢書賈中夜有怪羣臣皆驚霍光恐有變召尚書符璽郎欲收取印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明日光賞之

刺史不察黃綬　朱博為冀州刺史人遮道言事博曰若言丞尉當詣郡守刺史不察黃綬

此因終無死法　冊府元龜曰李日知天授中為司刑丞時用法嚴急日知獨寬平嘗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禮終無生路日知往復數四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經濟類編曰唐李義府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擊大理獄義府屬寺丞畢正義杜法出之大理卿段寶元收病部

對仗叱義府

奏聞高宗命劉仁軌鞫問義府逼正義自縊御史王義方奏義府於輦轂之下擅殺六品寺丞對仗叱義府令下

駁奏俊臣乖生虧信

冊府元龜曰徐有功爲秋官郎中時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搆陷當死則天欲錫以再生之道行本等免死有功駁奏曰俊臣乖明主再生法

論公主不得造陵

又曰盧燦爲給事中神龍中武崇訓爲節愍太子所殺優詔追封魯王將葬安樂公主請依永泰公主爲崇訓造陵中宗許之燦奏曰陵之稱謂本屬君后及儲君諸王及公主墓無稱陵者帝無以對依燦奏

重其能守官

孔帖云穆珍

寧佐鹽鐵轉運李光弼屯徐州檄取資糧不與光弼怒召寧欲殺之寧見光弼執其手謝曰吾固知其不可聊與君議耳時重其能守官

率其職司其局

柳宗元論云在上不爲抗在下不爲損矢人者不爲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公也

增詩宋范仲淹爲廣德司理與太守爭非姪萃老以詩記其事曰維持猶犴下杠直情必通太守異趨舍挺然不曲從有事爭救之粉屏記其終官小俸祿薄家居率窮空賣馬以自給徒步氣彌充　蘇軾次韻賀劉發詩曰君看三代士孰雜本以殺身爲小補居官死職戰死綏夢尸得官眞古語

增墓誌元虞集平章政事張公珪墓誌銘曰上命道士劉志清以其法爲醮事近侍分其所用金幣道士訟之臺而近侍譖道士於上前當殺者六人公力辨道士無死罪上怒曰汝以臺綱脅我耶公曰御史臺陛下之臺

則臺綱陛下之綱也陛下奈何欲自壞其綱乎上怒未解顧左右扶出明日復叩頭苦諫曰陛下必欲用譖言殺無罪臣請先死上即不殺六道士親解衣以賜公明日上謂近臣曰人言中丞忠臣乎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中丞也

增 晝宋歐陽脩上范司諫書曰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立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乎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

增 記唐呂周任泗州大水記曰唐貞元八年夏上帝作孽罰茲東土浩淼長瀾周亘千里泗州刺史張公始至聚邑老以訪故塞薪揵石以禦之維舟編桴以載之洪波汗漫不辨涯涘公獨與左右十數人纜舟於郡城西南隅女墻之上以向衝波公之左右失色同辭請移公曰伍天子守土臣也苟有難而違之若王命何